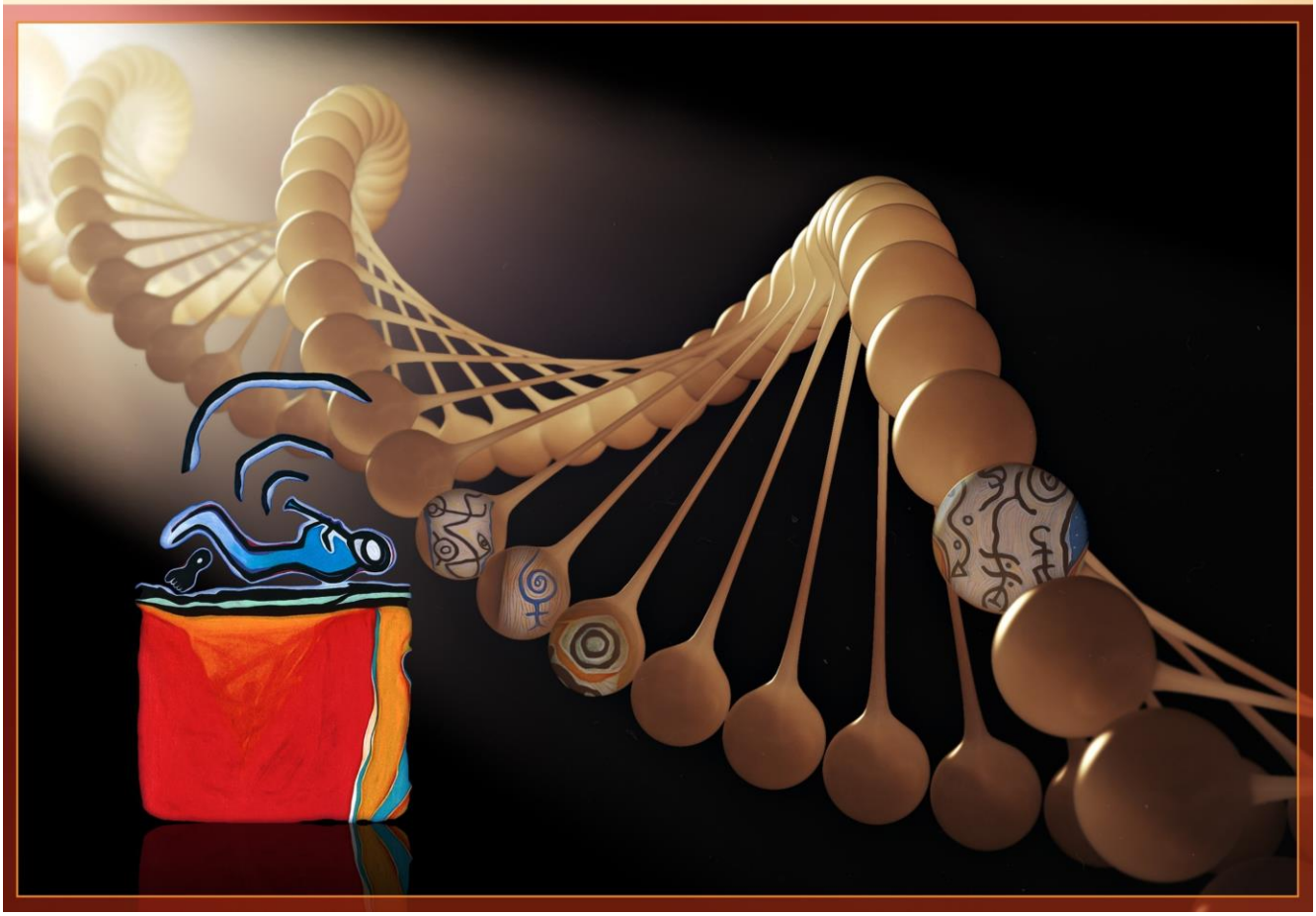
Project Camelot Interview: James Mahu

November 2008



《卡米洛特项目访谈：詹姆斯》

作者：詹姆斯.玛呼.纳嗨　中文转译者：Z.SI.GP　微信公众号：造翼者们

（译注：这是 09 年的译文，今后会重新更新）

卡米洛特（译注：这是传说中的亚瑟王宫殿所在地，常用以隐喻乐园）项目的问题1：造翼者故事有多少是真实或基于事实基础上的？

詹姆斯对问题1的回答 :地球方面的故事情节是基于一个被称为感官并存两地(SBL ）的技术，其在概念上类似于遥视。这部分情节中关于ACIO、摇篮期、光明会（译注：又译先觉者）、ET掩饰等内容，就是基于我运用上述技术所做的调查。然后，这些部分又在名字、身份、地点这些要素上做了修改，以便整合于造翼者的虚构情节，并保留这些组织周围的伪装。揭露这些组织或者它们那些道德上存疑的议程并非我的目的；尽管我知道，在最热衷于真相及真相揭示的那些人中间有着对阴谋论的大量关注。故事的宇宙论范畴是虚构的，尽管包含在聂鲁达访谈中的更为大量的地球情节部分是基于我以SBL所得的经验。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研究和评论当前事件的很多人，似乎都专注在被相当多的人所感知到的那些令人沮丧的阴暗信息上，或者是那些潜在严重问题的征兆上。另一些人则只是聚焦在光和希望的信息上，而拒绝去老想着坏消息。虽然我们并不难熔合这2种视角和理解，但它们如何显现却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的一些读者就趋向于一个或另一个视角。

就这种2难，你或者你所代表的那些人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你会就2派间——

双方都深深地关注着我们世界的未来——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论说些什么呢？

詹姆斯对问题2的回答：我们世界的种种不祥形势是非常现实的。要想在整个世界的政府政策里看到聚合、仁慈、启蒙性的行为，或者那一般而言作为平等性和一体性流出物的行动智能，都是不可能的。

人类大家庭已经受束缚超过数千世代了，每一次返回我们的母星地球，都是为了去升级先前世代的疆域、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和技术；而另一方面，情感成熟度依旧穴居于强奸、虐待、奴役、战争、欺诈、贪婪、政府蒙骗、及其他上百种恶习所构筑的基底上，这些恶习是因着人们被编程去只看到人类心智及其限制性系统的外在表现，而既脆弱又幻灭。

人类大家庭正在建筑一个横跨数千代显化生命的金字塔，每一个新世代都建造起一层——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升级。我们正在接近这金字塔的顶端，在那儿，没剩下什么东西可以再加了。金字塔被完成了，而我们——我们每个人——必须看着我们所筑成的这金字塔，问问我们自己它在多大程度上示例了我们的超凡性、我们真正的自性。

虽然这人类金字塔显现于3维度世界，但它却是衍生自一套有缺陷的结构。这些结构是什么？什么造成了它们的缺陷？既然既有的文明和社会结构对于我们真正所是（之身份）是如此低劣的反映，人类如何去停止构建这些结构的过程？

有一个已经出现了超过数百万年的专门架构，将人类引诱到那缺陷文明建筑者的重复作业中。在你那些问题的语境下，我必须首先来界定这个架构，以便以足够的细节来回答你全部的问题，并将一些新特质和维度带入这次谈话。这个架构在**理瑞克斯**里被称为**主权性积分态**之抑制构架。它的9个主要构件描述在下文里。

在你们——读者们——往下看之前，请容许我警告你们，这是对那抑制构架的一种严肃而率直的分析，我劝告每位阅读者在检视我的回答时保持中立。如果你发现该信息感觉太过“沉重”或者唤起了恐惧，请放下它别看或稍后再看。这个故事不是为每一个人准备的。一些人会感觉受到了威胁，而唤起来一种惊恐感，另一些人

则感觉被人拉走了身下的毛毯。如果有丝毫这样的感觉，那或许你还未准备好直面真相。

抑制主权性积分态的9个秘密构架

人类心智系统（HMS）——人类心智系统被分成了3个主要机能构造：无意识或遗传性心智、潜意识、清醒意识。这3个构件混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大多数人称之为意识的东西。HMS是迄今为止位于人类与其真实自性之间的最不透明和扭曲的面纱，腐化着人类在我们称为现实的区域中的自性表达。

无意识，遗传性心智是所有人类的储藏库；潜意识是家族血统的储藏库；而清醒意识心智则是个体的储藏库。然而，重要的是去理解，思维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出自意识中的潜意识及遗传性心智结构。因此，尽管个体相信，自己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独立的、自成一类的，但事实上并不是。在HMS的语境下不是。

你可以将你自己概念化为一个人类大家庭的拷贝，它被包裹在一个你双亲及血统的拷贝中，进而放置进个别化表达——你——之内。“你”是一个特殊化于单个表达里的HMS，然而它的根却完全深扎在人类与双亲家系的土壤里，所有这一切在出生之前，就全都下载进了发育中的胎儿里。

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一万个世代之后，我们还继续运作于同样的贪婪、分离、和自我毁灭模式中。镜子里的模样伴随着更好的“服饰”和更精密的面具而升级了，但是乔装之下，那模样却依旧保持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想法，同样的行为。

社会及文化工程学，经由娱乐和教育系统，密谋着在个体们发育的年龄（3—14岁），去夹带（译注：相对优势力量主导相对弱势力量）他们，活化HMS内的程序和子系统来确保个体真正准备好，去遵从它们（译注：社会和文化）时空的实相矩阵。甚至那些背经叛道的人、以为自己“在盒子之外”的人，也都完全处在HMS的边界之内。

货币权力格栅（MPG）——人类心智系统存在的原因，是为了精英们能行使对货币性权力格栅的控制权。货币是精英的主要目标，因为它将权力灌注给了拥有它的那些人。货币具有很多形式，包括贵金属及石油资产、土地或不动产、矿产、产品、和服务。货币是精英的“上帝”，他们的银行则是其宗教机构，在此他们可以膜拜他们的上帝。

法人精英、政府精英、秘密组织精英 、银行业精英构成了MPG的主控者。身处权力位置，特别是银行部门内权力位置的那些人，蒙恩于MPG，他们会做一切可能的事去收紧对MPG的控制，并操纵人类大家庭去服务于自己的议程。

交互维度宇宙结构（IUS）——这是一个关于各实相区域及其相互联系方式的结构。若要以本次访谈这样的形式进行揭示，IUS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难懂的主题，所以我将只是触及表面。

人类存在既是维度性的又是交互维度的。第一源头则是我们全体。它是**集体性的我们**。它并非存在于宇宙某个遥远孤区的上帝。第一源头是没有了HMS负担的人类集体，第一源头将自己分裂成种种个别化的表达——我们。起初，我们栖息在那些非物质维度，但实存于种种量子能级的时间、空间内。

然而，当维度藉由创造物（我们的创造物）的扩展，而以密度的形式增长时，我们，作为个别化的、交互维度存在，被引诱去进入到人类身体内。这引诱是阿努领导的诸多势力的共同阴谋，阿努，阿努那奇族（阿努nnaki）的国王，需要一些奴隶工人去开采地球所富藏的天然黄金。我们现在视为阿特拉斯人（Atlantean：传说中的巨人）的那些存在，那时是交互维度地生活于地球之上的，而阿努，非常狡诈，说服他们具体化进人类仪器中。

这次具体化在人类工程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实验，而人类心智系统（HMS）就位于这个项目的核心。阿努意识到奴役阿特拉斯人的唯一途径，就是将他们套进某种心智系统，该系统会消弱他们表达真正天性的能力，并转而去表达内嵌于HMS的程序。而这些程序是阿努及其科学家的创造物。

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GSSC）——这是HMS中用于锚定分裂的中心元件。自由于HMS外的个别化人类存在，在造翼者神话中被称为**主权性积分态**。这既是每一个、也是所有人类存在的真正本体。在**主权性积分态**这种模式中，我们是自己本地复合宇宙的上帝，而集体地，我们是复合宇宙中第一源头。

为什么是GSSC锚定了分裂状态呢？我们有2条道路：宗教和灵修——分别存在为同一硬币各异的2面，而“硬币”就是GSSC。那么，阿努，作为一个智能纯熟的实存体，他知道人类会进化，而在进化中，他们也许会开始回忆起自己是**主权性积分态**。请记住，阿特拉斯人，在穿上阿努所创造的人类仪器之前，是高度进化的存在。也请记住，这种人类仪器不单是物质身体，还包含情感和HMS；这种人类仪器是合成性的，以致于即使物质性身体死去，一种放置于物质性身体之上的更高维度的身体或护套还在继续运作。

有人称这为灵魂，另一些人称之为星光体，但是对**主权性积分态**而言，那单纯只是它运作其内的护套，它仍然服从于HMS及其大部分编程。所以说，甚至到死，**主权性积分态**都没有免除HMS或（阿努造）人类仪器内程序的影响。

阿努那奇族创造出HMS，是为了将**主权性积分态**——那无限且不朽的真正自性——放逐进一个由凭空编造出的幻象和骗局所构成的监狱。所以，人类仪器被装上了HMS，而**主权性积分态**被放置在其内来作为生命力，而提供能量给人类型仪器。GSSC的一个面向就是我们称之为死亡恐惧、分离恐惧、没有实存性恐惧的程序。

正是这种恐惧，如此强烈得被人类所感受着，而引发了一个分离性上帝的概念，从这里一个分离性圣灵充满了宇宙，自此我们全都被以分离的形式创造了出来。无论一个人是藉由宗教还是灵修而抵达了上帝，都没有关系，其作为专门程序对于安抚个体内之死亡恐惧的都具有同样的效果。事实上，阿努，阿努那奇族的国王，将他自己置于了人类世界上帝的位置上。

通往上帝的道路，无论一个人所走的是宗教还是灵修道路，都有着是同样的程序潜藏其下：你是一个拥有灵魂的人类，灵魂必须被赎回或活化，基于此，你才会被拯救。在这被拯救的过程中，你放弃了对于世界状况的自我责任。你被报偿以上帝

（无论你称上帝叫什么）国度的永恒生命，在那儿你能生活于极乐中并/或担任一名光之老师。

拯救者/大师的概念是GSSC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这怂恿着人类存在去渴望一位大师教自己如何扬升、如何被拯救、如何抵达极乐世界、如何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如何确保永恒的快乐。一些拥有着伟大智慧和光的大师，依然停留在HMS的领域内，且不知道自己还牵扯其间。差别是如此细微，以至于甚至当你觉得已达成了自性体认，却依旧受困于HMS内。HMS是如此浩瀚，尤其是与物质性世界相比时。

拯救者能够呈现为众多的形式，包括基督再临、暴怒上帝、地球、自然精灵、天使附体、预言、以及为人类利益说项的外星势力。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唯一拯救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唯一的大师，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真正促使我们去坚持自己、彻底关闭抑制系统、并觉醒于自己的**主权性积分态**意识。这就是解放之路，随后的回答中还将讨论到。

本质上来说，GSSC就是HMS中使分裂得以永存的一个面向。就如不同语言间的分裂一样，不同的宗教和灵修道路也分裂着人类大家庭，而使得一个能够藉由GSSC去更容易控制与安抚的种族成为了可能。

死亡压力植入网络迂回（DSIND）——正如这个长名字所暗示的，DSIND是刺入人类性中的一种侵入，是（将人类）囚禁于物质世界的枷锁。位于（阿努造）人类仪器太阳神经丛区域内的就是HMS的DSIND组件。这变得有些复杂了，因为你不得不将HMS视为一个主网络，于是就存在着一些插入到HMS的节点或插管。其中之一就是DSIND，而尽管它锚定于太阳神经丛，但它也是一个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向上生长进心脏、脖子、和头部区域的错综复杂的网络。这是一种收集、吸收、散发着恐惧、焦虑、压力、烦躁的以太结构。

尽管从编程的视角看，关于未来的恐惧支配着这个组件，但阿努还是精心地将这组件连接到了那对死亡和没有实存性的首要恐惧。就行为缺陷而言，DSIND在人类大家庭里制造出了大量的官能障碍。它也触发了人类去服务于宗教/信仰和灵修道路。

极性系统（PS）——这是DSIND的一个子节点，被设计来在HMS中制造出极性，进而制造出极性冲突，源于这冲突而显化出不和谐与不一致。如果你实存于HMS里（事实上你就是），那么你就存在于极性中。就这么简单。极性就是那触发并哺育着HMS的东西。它就是HMS的“食物”，因为在极性中，人类型仪器沉溺于分裂里，而这就如其设计者所预谋的那样恰恰就是HMS的关键点。

遗传操纵系统（GMS）——该系统是各种各样的交互维度种族为了进入物质世界，所进行的各种作业的结果。唯独阿努，想要的不仅是进入物质世界去开采其资源，而且其方式是通过抑制那些将为（阿努造）人类仪器赋能的无限性存在，这样一来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自愿的奴隶。是的，一旦屈从于HMS，无限的存在能够被抑制成有限的存在。

在设计制造这种人类型仪器的过程中，一个意图是明确的：创造出GMS作为一种工具，以便在人类型仪器进化时，随时篡改它，从而确保它永远无法达成自性体认或主权性积分的觉知状态。开悟、涅盘、大宇宙意识、启蒙、和极乐状态，全都是GSSC内部扬升状态的不同名字而已，它们依然在HMS领域内，但这些成为了启动GMS介入的关卡。直到最近，真正的主权性积分状态——甚至在这种人类仪器死亡后——都从未被人类大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所体认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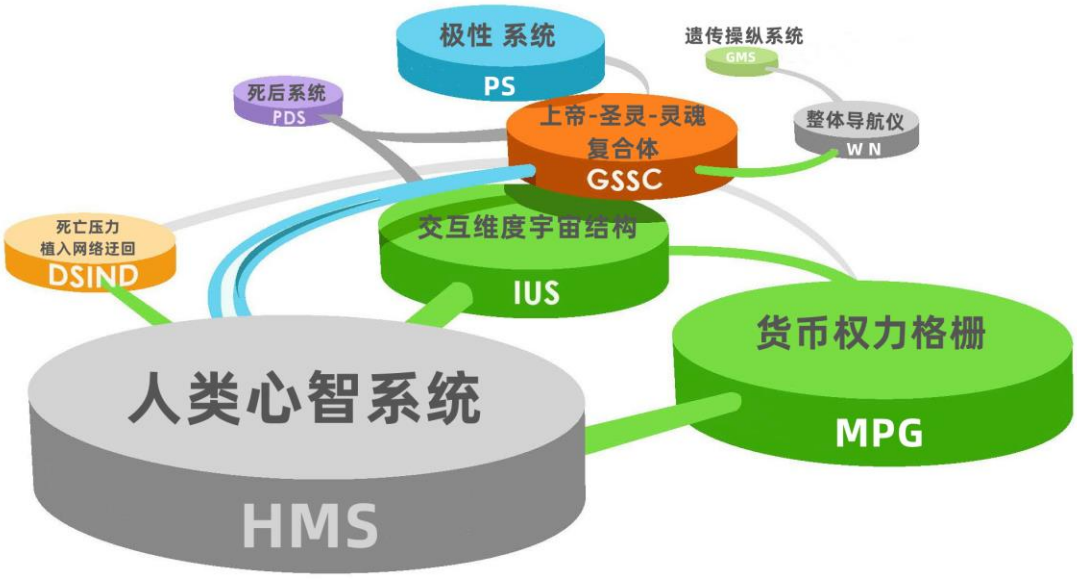
整体导航仪——这是HMS中的一个，活化着个体在整体性、一体性、合一性、平等性的背景下，对上帝进行真正可靠寻找的成分。一些人从事这样的寻找，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种义务来这么做，以作为一种手段，去满足自己双亲、配偶的期望、或是平息自身的负罪感。而由整体导航仪所裁定的真正可靠的寻找，是通过GMS——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带进（阿努造）人类仪器的一条新建旁道。尽管这依然是一个属于HMS的人工制品，但它却是一个通往解放之路的秘密后门。稍后会谈到更多。

死后系统（PDS）——在这个系统中，个体在物质性身体死亡之后，被“另一边的”指导者所迎接，并回顾自己的生命经验，检视那些不足之处，然后返回到物质性世界去改正前生的错误，换句话说，这个系统就是业力和转世。藉由PDS这个工具，

主权性积分态继续逗留在了幻象的掌控中 ,纵然相对于地球行星的物质实存性而言，这幻觉是一种升高了的实相。它使得**主权性积分态**一而再地循环进物质性维度。

这个过程最初是被设想为最重要的一个工具，藉由它世界将被准备好，以便阿努投生到地球行星，并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统治地球。然而，作为一个脚本这种可能性已经被移除了。

图解1



这9个成分构成了每个人类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遭受着的监禁复合体；无论他们经历了多少次生与死循环。

伴随着**主权性积分态**的抑制 ,我们全都生活在一个类似矩阵的幻觉与骗局的世界里。尽管人类存在已不再服务于阿努那奇族去生产黄金了，但是抑制性架构中HMS及其他成分的遗传余留物依然在运转，且这些抑制系统的疆绳已经被移交到精英手中，并被他们贪婪地紧抓着。

过去的这个小时里（译注：指读上文的过程），身为人类的人们清醒认识到了自

己参与了什么，也学习到了如何去停止——每个个体分别地。我们就是自己那两难困境的钥匙，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使抑制性矩阵失去活性，这样我们才能觉醒于**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生活于它的行动智能中，并将我们自己从心智和（阿努造）人类仪器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那些鼓吹希望和光的人们，我只能对你们说，如果你的希望寄托于任何人身上，希望他拯救你，直至促成这个世界的转变，那么你将会失望。正如甘地解释的那样：我们希望在这世界看到什么转变，我们就必须变成那样。而关键是去界定转变什么。

你可曾仔细思考过关于你自己的定义？是什么界定着你呢？如果你看着镜子，剥落面具、 pretentions、欺骗、恐惧、思想、情感、还剩下什么？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会回答灵魂或灵。那如果我告诉你，灵魂——就大多数人对其所下定义而言——并非脱离心智而实存的，你又会说什么呢？

我希望在这个世界看到的转变，是人们开始将他们自己视为以**主权性积分态**为核心的复合维度存在，而**主权性积分态**就是一个个人类表达中的那第一源头提纯物（译注：该句是直译，意思大概是说对每一个个体人类的表达进行萃取所得的精华就是第一源头）。如果人们只调音于这个频率，他们就会明白，一切都是联合于一体、平等、与真实中。这就是**伟大入口**的定义，正如过去10年里被造翼者神话所揭露的那样。

每一个个体都是通达他们自己的入口，这入口是属于**主权性积分态**范围内那些交互维度世界的接入点，在那儿，（阿努造）人类仪器，就像一套太空服，终于剥离了，而个体也终于体认到自己真正的、无限的本质。在这样的体认里，明白了每一个——**每一个**——在此状态下都是平等的，而在这平等性中我们是**一体。伟大入口**就是，人类屹立为拥有着这涵盖一切之体认的**一体性存在**，从而超越了抑制性架构而表达为主权性存在。

2012年只是那称之为透明与扩展纪元的“书”中的一页而已。骗局——帷幕叠帷幕叠帷幕——下的生活正在消散，从而支持了足够多的人从内在复苏过来，并通过表达内在**主权性积分态**的真相来荣耀它。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变得调音

于，**主权性积分态**那脱离于HMS之外的意识，而这就是人们必须参加的行动过程。

信息搜寻的时代已经过去。搜寻大师、古鲁、宗教、灵修、指引者的时代已经过去。搜寻指责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搜寻黑暗势力身后之隐藏信息的时代已经过去。**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表达和抑制性架构的去活化成为了现在这个新纪元里每个个体的焦点。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3：我个人的观点是，我们的行星是一个意识性存在，而行星和人类密度，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正在从第3密度进入第4密度而走向第5密度。我的理解是我们在此时已经进入了第4密度。根据RA资料的说法，并非所有人类都会移入第5密度，但一些人将不会被挑选上从而停留在一个3密度世界，这取决于他们是侧重于服务自己还是他人。

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能否请你就你的观点深入一些细节？

詹姆斯的回答3：地球，作为一种意识，是很难以界定的。一旦你对地球意识引入一种描述，你就在定义它，一旦在定义它，你就将它框入了分裂中，一旦将它分裂成了种种要素，你就没有忠于它真正的本质。地球是种寄主意识，这是它的本质，但甚至这么说都创造出了分裂，因而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不忠。

是的，密度是正在转变，但被转变的都是人类心智系统（HMS）这一史前人造物。甚至那，相信近乎无限的星光维度和心理层面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念，也是相对物质层面而言的。我想提醒你，（阿努造）人类仪器视野内的一切，包括物质、情感（星光）和心理密度或维度，全都是沉溺在HMS和抑制性架构内的。那无关于**主权性积分态**，因而都是暂时性的，依然存在于极性、分裂、和骗局中。换句话说，那是设计去隐瞒你之真正所是的一种创造物。

地球并不没有向一个新维度转变，以便扬升其意识从而升至更高的状态。不存在少数的幸运儿，因为做了一些比别人好的事，而被挑选上了从而将被掠带（往5密

度）。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大家庭，正在被准备好去作为地球上的**主权性积分态**而生活。这会发生在2012年吗？不。

对大多数人而言，2012年感觉上就像其他任何一年一样。没有哪年或哪个特别时期能定义透明与扩展纪元，**主权性积分态**的兴起。那正悄然发生在你最意料不到的一些地方。人们正在开始了解到，被编码进自身人类仪器内的，是一种控制、欺骗与操纵的系统。而在某些更深的层面，他们瞥见了一种全新的清明，要多短暂有多短暂；他们感知到自己远不只是一个包裹在身体内的感觉和思维系统。这就是正在到来的……人们从一个虚拟现实里的虚拟现实中觉醒过来。

地球是这全新透明性的一部分。自然界已经披上了这件新衣，欣喜荣耀地穿着，但人类还没留意到，因为我们的程序缺乏感知能力。人类大家庭的觉醒，某种程度上，就将借助自然界，而地球正在为这一可能结果作着准备。当其发生，那不是因为地球在报复，抑或是上帝在透过运作地球来传达他的愤怒。那只是地球/自然界正在以属于它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全新的透明性和扩展性。

思考下下面这个故事：生活于交互维度层面的那些高阶人类，被巧妙地引诱去具体化进由外来智能，阿努那奇族，所设计的人类仪器里。随着这股“工程学力量”的成熟，具体化于物质性中的人类变得完全接纳了自己所受的限制，因为这工程学力量系统且彻底地抑制了**主权性积分态**意识——那为（阿努造）人类容器赋能的无限而永恒的生命力量。

自从人类血统与其设计者混合开始，人类迈向多样性的进化道路就被加速了。而多样性部分就包含在那，在货币权力格栅内帮助规划出人类大家庭之分裂的精英社团里。设计者“诸神”，阿努那奇族，最终满意于他们的采矿经营，而将地球和他们的人类创造物留到了身后。

人类基因组在人类心智系统（HMS）这一矩阵内变得适应，而进化成了我们在21世纪初的今天所看到的人类大家庭。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由身陷抑制性架构中的存在们所构成的种族，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崇拜不存在的上帝，相信作为HMS画面之一部分的天堂和地狱，祈求大师和拯救者赦免自己的罪孽与道德冷漠，继续

着对于死亡以及没有实存性的恐惧，仿佛他们完全无知于自己的真正本性。

如果，你就是真正的上帝，第一源头。那么，你会做些什么去使人们觉醒于自己的本性呢？当你了解到，抑制性框架的种种成分不能被突然移除，否则个体很可能会发疯，甚至更糟，粹死掉；你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将人类大家庭换挡到一个（新）的认知视角，以便体认到他们一直相信的只是对自己真正本性的蒙蔽与抑制。你会做些什么呢？

第一源头在“棋盘”上的棋路是有限的，因为人类被封闭在一个监狱里，而在那儿，监狱警卫和狱长控制着货币系统，并将权力紧攥并分配于他们内部。灵修与宗教领袖们也同样是沉溺在这监狱里的，尽管占据着更为公正的区域，但依然是在同一个监狱里。像扬升大师和天使这样的交互维度存在也是被囚禁着的，尽管相比人类狱友而言，他们的自由看似无限。

有一小撮人类，确实已经脱离了HMS及其各色分裂系统，冲出了监狱，但那只有一个极其小的百分比，而且通常，他们的著作、故事、技术都被其狱友同伴认为是标准的“疯话”。而且，即使这一小撮人类逃离了监狱，监狱还是会派出警卫去缉拿他们，或以种种方式使他们变得不可信，诸如将他们的行为归结于“超自然力量”，或是更糟，归结于魔鬼。

在这个故事里，真正问题是，监狱里的人类不把监狱看作监狱，或是不把警卫看作警卫。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被囚禁。如此一来，他们就从不尝试逃离监狱；相反，如果他们寻求逃离什么，那只会是逃离无聊、焦虑、贫穷、痛苦、不良关系、疾病、沮丧、绝望。他们那存在于永恒且绝对的一体、平等、真实里的**主权性积分态**所受的抑制，甚至都不是他们的寻找中所考虑的事。

由动物、植物、矿石王国，以及空气、水、火元素所构成的地球，结合上称之为大宇宙的自然界；这就是第一源头在棋盘里能使用的 “王后” （译注：国际象棋最强子力）。这些是战略性的工具，藉由它们，监狱某些特定区域的围墙将摧毁，真正准备就绪的那些个体能够将自己的身份恢复为**主权性积分态**，从而在复苏者的全体内部确立一种全新的透明性和扩展性。

那么，仅仅因为监狱的一些围墙将被推倒，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将跑出来，并体现出那全新的自由。监狱构成以许许多多的围墙，一面墙倒下后，最初会有相应的自由涌现，但还留存着另一面墙，之后还有另一面。这监狱是个迷宫，除非个体不再依赖画面、想象、声音、语言、情感、思想来诠释自己的世界，否则他们依然停留在监狱的某面墙之内，这就是我之前所描述的**主权性积分态**之抑制性架构。

对于全新纪元的空间特性与广阔视界，许多人会感觉到不适。他们将抵制那透明性与扩展性，因为他们已经如此顽固地认同于自己的HMS，以至于任何可能扯破这种身份的东西，都会威胁到他们所认为的持续实存性。

另一些准备就绪的人，会很容易接纳这一新纪元，而迁移至其中，就像初次飞翔的雏鹰——起初有点笨拙，但很快就精通了所需的技巧。尽管地球和宇宙自然界在这场解放运动中扮演着一些关键角色，但是个体的准备工作却是他们自身的责任。这是一个平衡的等式：地球/自然界+个体准备=**主权性积分态**体认。

这个过程的基点就是准备工作这一关键面向。为了重新获得主权性积分的意识状态，如果你在每一时刻表达中的基点不是无条件的一体、平等、和真实性；那你就一定会撞上监狱内的许多围棋，每次一这样，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所以，自性体认的起点就必须校准于体认本身。这是由那引导整个过程的数学等式所决定的。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4 :对于即将发生于2012年之前及之后这接下来几年里的事件，你的理解是什么？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惊诧的揭露者、亲历者、和未来主义者，他们所传递的未来事件大概包括：

磁级反转

物理2级转换

日冕大规模喷射，

上述一切，可能会因为Nibiru接近地球而加剧。

你能对上述可能中的事态发展发表下看法吗？你是否有理由相信这些中的某些可能会发生呢？

詹姆斯的回答4：让我澄清一下，我们所在的宇宙，就其全部物质性的壮观与高度，都是我之前回答中所定义的那个监狱的一部分。我知道“监狱”这个词带有否定意味，但如果监狱里有些家具，你会说家具是邪恶或负面的吗？不会，是吧，那只是刚好存在于监狱里的家具而已。回过头来说，所以行星、恒星、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也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感官所感知的现象，无论是极性转换还是9.0级地震，都仍然存在于人类心智系统（HMS）内。现象就是骗局。每个人都想要某种形象，并抗拒看到另一面，却没有意识到那些面貌——画面和声音——不过是另一些HMS而已，不过是迷宫更外围监狱围墙的一种更微妙演绎。

我想在我之前的回答中（问题3）你大概已经看到，我相信地球/自然界是第一源头正在编排去支持人类将自己体认为**主权性积分态**的首要催化剂。这样一来，感觉上就好像地球和整个宇宙都正在挤压个体，从四面收紧着对于你整个存在的控制。可这种挤压恰恰就是第一源头正在部署来帮助你活化的工具。

至于Nibiru，它并非一个要素。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被隔离出**主权性积分态**的方程式之外了，由于一系列我在此处不愿深入的复杂原因。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5：我们一直从令人惊诧的揭露者们那里获得着各色关于先觉者（光明派）的黑暗议程，包括：

美元破产（或终结）以及种种如美国30年一样的状况

戒严令，且可能将人民关进集中营

旨在减少3分之2的人口的多种病毒肆掠全球

芯片植入人群，加强的电子监控，从而更多地缩减了自由。

尽管对于上述一切我们有着相互矛盾的证据，但是显然，似乎其中一些已经开始了。你能就上述这些可能出现的状况发表下看法吗？你是否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可能会发生呢？

詹姆斯的回答5：我们行星的各种全球系统，可以被集体地想象成一个由诸如心脏、脑、肝等器官所构成的存在。这些全球系统就是银行、政府、武装力量、宗教、教育、食物生产、能源、运输、商业，其中每一个都是一个器官，而（整个）身体则是集体性的人类心智系统实相，简称集体性系统（CS）。这9个全球性系统中的每一个，作为器官都依赖着“血红细胞”去维持其生存，以便在那巨大身体里流转营养成分，而人类存在就是血红细胞，货币则是将氧气带入CS的呼吸。

这就是集体HMS实存体这一身体，人类通过幸存性程序和货币性交换所驱动着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恰恰是这个系统。集体性系统是各种全球性系统、人类存在、及货币，这3者的总和。它们构成为一个一体性系统，尽管也许看起来笨重且难以控制，但是对那些手握肝脏抑或控制着要害器官——大脑——的人而言，它却是完全可操纵的。

CS的“大脑”就是银行系统。它运作其上的基本范式是，生命就是交换媒介物，交换媒介物就是生命。交换媒介物就是生命，这正是人类实存的缘起，人类一直单纯以这一思想形式而进化着，而在当今的银行系统里，就能萃取出了它那些古老的记忆。

集体性系统与HMS相互作用，而创造出答案4所说的HMS监狱内那些主要“围墙”。集体性系统这个身体正在衰弱，它的衰弱是因为透明与扩展的新纪元正在推进中。CS的力量与透明扩展纪元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对冲，为了让**主权性积分态**意识显现在这个物质性场域，集体性系统就必须转变以适应它，因为它们就像水和油，无法相溶。

这样一来，那些掌握着集体性系统的肝脏的人，就有一种什么事情不对劲的巨大恐惧。一些预示巨大改变的事正发生于这个世界，而改变不是一些他们想拥抱的东西。面对改变，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权力的缩小，他们将着手种种穷凶极恶的计划，以使人们保持在困扰、不安、紧张、不确定、无知、科技超载、恐惧专注、和非赋能状态。

你问题中所列举的所有那些甚至其他的名目，都是计划的不同阶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将会成功启动它们，但那些却是正在被计划着的，而如果沉思这些计划的话，你可能会看到那已然突破了人类大家庭根基的危险性质（译注：应该是指人机杂合）。

集体性系统将会垮台。它必然垮台。那些器官将停止运转而那身体将会死亡。这需要时间，这将是一个花费许多年的过程，幸亏这样，才提供一个过渡阶段，以便人类能适应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正在构建中，以便当新出现的**主权性积分态**意识——我们的起源——变得被知晓为我们本身时，去支持和维系它。

在我们每个人将自己去程序化并让我们的HMS失去活性时，都必然会接入**主权性积分态**，而在这接入中，我们为自己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去挫败存在于地球上的黑暗议程，同时也缓和了从今日这恶化的集体性系统身体，转变到取代它的新身体的过程。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6：请讲讲人们如何才能最好地为即将到来的那些转变进行准备，无论他们此时处于意识光谱的何种位置。我们的观点是，尽管在物理实相中有多少准备工作可以作，尽管一个安全的地方只是聚集其间那些人的一种意识上的反映，但没有一个地点会必然比其他地方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选择去经验那些时刻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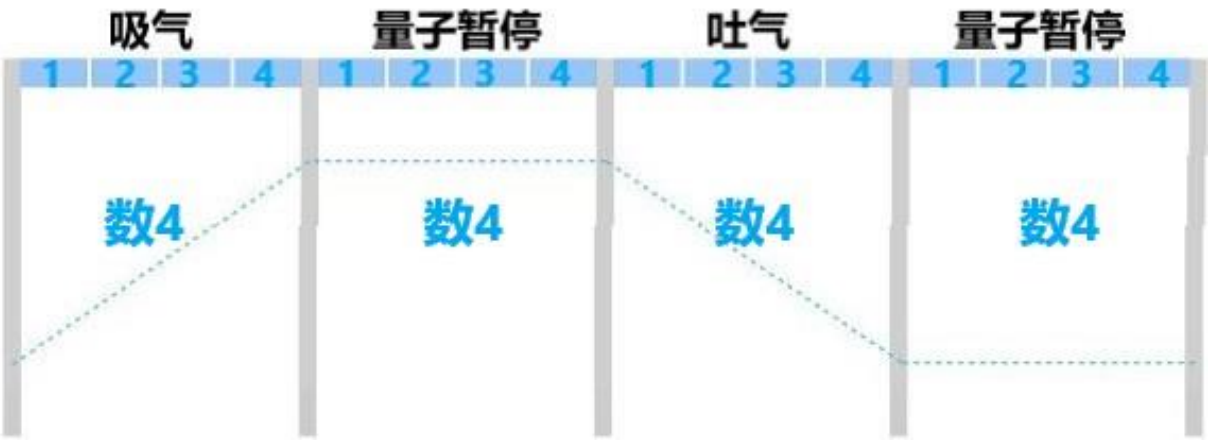
詹姆斯的回答6：这是一个回答起来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真地取决于个体，但有一个为我们每个人准备的通用/宇宙支持系统，那就是我们的呼吸。正是呼吸将我们连接到了我们的起源点，当我用这个词时，并不是指肉体的出生——无论这世还是其他世的。我正在谈论的是主权性积分的意识状态，我们纯粹的存在状态。

呼吸是一种途径，无论在什么时空，人类仪器都经由它连接回了这个起始点。呼吸是门户，连通了物质维度与量子/交互维度诸领域，但是，那并非自主神经系统主导的常态呼吸，而是被称为**量子暂停**的特定呼吸模式。

量子暂停是一个由4步构成的简单过程，首先是吸气，以数数法/计数法来大致计时，最短时长从1数到3，最大时长则数到6，具体选择取决于你的肺活量、姿式、以及不受打扰的程度。在经由鼻子吸满气后，保持住气息/屏息（暂停）以相等的计数时长。随后，通过你的嘴将气吐出，依然是同样的计数时长。紧接着，再次保持停顿/屏息（暂停）以同样的计数时长。（译注：因为中英文在描述具体行为上的叙述差异，为了保证不出现任何歧义，本段及下段的翻译从意不从词。）

该呼吸模式的一个“数4”的例子描绘在下面。关键是在4步过程的各步时长都保持均等。如果你采用的是“数3”，也将该原则应用到每一步。完全精确地监测均等性并不必要，相反，重要的是，保持呼吸连贯流畅性的前提下，大致地监测每步的时长。（译注：“数4”“数3”作为“从1数到3或4来进行计时”的简化语，方便后文叙述。）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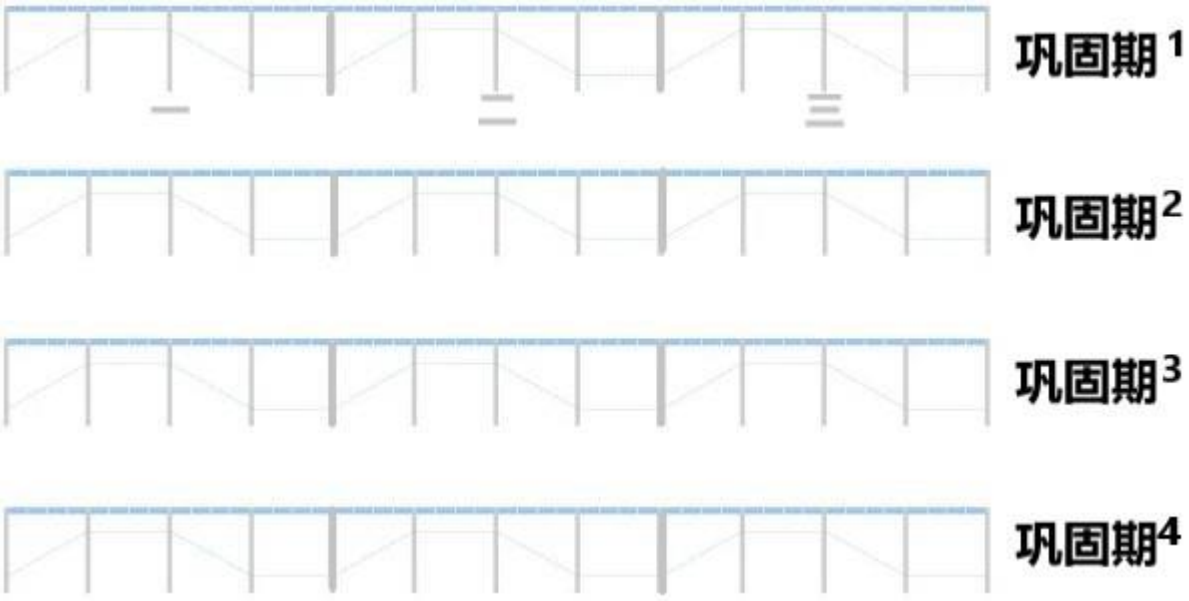
上图只描绘了一个周期，建议以3到4个周期为一组，然后回到常态呼吸。这种“常态”呼吸期被称为巩固期。在量子暂停的整个过程中，都保持眼睛闭合，后背

笔直地坐在舒适的地方，双脚着地。进入巩固期后，将你的焦点和全部注意力都放置于气泡般浮现到意识表面的事物上，明白它们的浮现都有其着原因。这正是绝佳的时期，可以将心脏6美德（赞赏、感激、慈悲、宽恕、谦逊、勇气、理解）应用于显露出来的任何念头或情绪上。

巩固期通常会持续约3到5分钟，但并未规定时间限制。运用你的直觉来引导这个时段。通常，（完整的量子暂停大循环）包含了4到5个巩固期，大体而言，每次循环回巩固期，念头和情绪都会变得更少些，当进入最后一次巩固期，你已经清空了自己的念头和情绪，进入到了量子领域。

下面的图示描绘了一次典型的量子暂停（大循环）。请注意，这个具体例子中，是3个呼吸周期，紧接一个巩固期。这一过程一共重复了4次。你也可以采用5个呼吸周期，穿插一个巩固期，重申一下，要紧的是均等性。

图3



量子暂停的应用，对于去除**主权性积分态**那抑制性架构的活性，更有效地应对我们所在的转变阶段，也许看似一个不太有希望的方法，但我还是鼓励你去尝试3周，看看自己所达到的效果。唯有通过自身的经验，你才能判别出量子暂停的优点。如

果，在3周的每日践习后，你体验到了一种全新的清明，以及与自己起源点的连接，那么你就会有动力去继续，而在这样的决定中，你已经为自己确立了全新的基点，在其上，无条件的一体、平等、和真实性得以确立起来。

量子暂停技术存在着许多应用上的细微差异，我鼓励你去独立地发现它们，以你自己的方式。我所分享给你们的仅仅是量子暂停技术的最基础部分，无论如何，存在一些细微的应用差异能够巨大地增强/优化这项技术，在你运用该技术的过程中，它们会发生在你身上，所以练习时请保持开放。

以一些简短的建议来帮助你开始。对一些人而言，紧接在吐气后的那次量子暂停，可能会带来一种诡异的惊恐感。如果这发生，请减少你的计数时长，这样在每一步中你就有了较短的时间流逝。举例来说，如果你正在采用“数4”周期，就减少为“数3”。这样，当你再练习该技术时，惊恐感就消失了。而这些“卡顿”或量子暂停则有着一种你将逐渐理解的目的。

我还想建议你，将注意力聚焦于自己的气息——气息的声音、气息的质感，气息在肺里的感觉、气息从嘴里突出的方式、气息流经你全身的方式，等等。聚焦于气息，会将你校准于初始点或起源点：你的**主权性积分态。**因为呼吸正是门户，你真正所是的那无限且永恒的存在体就进出于这里，正是经由这个门户，它才持续地显现进了物质性里。

运用量子暂停时，存在着一种自然趋向：寻求去体验光、看见新维度，交谈于存在体们甚或上帝，或是得到某种“哇-哦”的体验，以证实你走在正确的路上。量子暂停的练习会带给你新的体验和知觉，但是，请将这些体验留在身后，继续前行。再次提醒，我们热衷于视觉刺激物。我们热衷于看到更高维度，仿佛眼见就为实。然而，量子时空里的一切，都不符合**人类心智系统**的规则。量子即起源。它是超越-物理法则的，它的存在先于视觉、听觉、和感官数据。它的存在先于情感和念头。它实存于这些感知性刺激物之先，在某种程度上它又确实隐藏在这些背后。

“哇~喔”体验可能会表现为你的HMS无法解释或转译为的某种形像、语言、情感、或思想形式。因此，尽力消除对于经验性质的预期，而单纯地跟随自己的呼

吸吧。一旦**主权性积分态**探入你的HMS而宣示其临在，你绝不可能忽视，也绝不可能将它误解成其他任何东西。当这个时刻到来，你也许正在刷牙、写电邮、或是躺在沙发上。它发生在它决定发生的时间里。

除了量子暂停这个练习，我还想建议你为自己的生命道路思考一些新的范式。我已经在事件殿堂网站EventTemples.com揭示了心脏6美德的一些细节。这样的实践方向会帮助你以更大的和谐走过生命。你或许也会在量子片刻这个练习中发现价值。

量子片刻一直在将你的每天分割成时间的小节(译注：类似于乐谱的小节)。换句话说，“片刻”，在这样的定义下，就是时间或事件的小节。举例来说，让我们说说你早上离开床时的情形，你现在就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小节或量子片刻。在移进这个新小节之前，你练习了一次微型的量子暂停——1或2个这样的呼吸周期：吸气，量子暂停，呼气，量子暂停。这样就再次确立了你的基点，将你那基于物质的人类仪器接地到了量子领域。当你穿越诸如起床、洗脸、刷牙等小节时，你正在走过时间的各个小节。

量子片刻，作为基点，而感知到个体是主权独立的、无限的、实存于此地的。没错，就在此地。它没有翱翔于那些灵魂的层面；它没有躲藏于上帝或大师的长袍之下；它没有分离于你的人类仪器之外；它没有回避人类的境遇。它完全地就存在于，并将一直完全存在于，此地。正如之前说过的，量子片刻是时间的一个小节，感觉上就像一扇可以穿越的门，于是你走进了一扇经验完全不同于先前的门。它们可能简单得就像从你的车里走到办公室的工作区——那就是片刻的事——接下来一个片刻，电话响起，你又转到了与人交谈的新片刻。

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系列片刻或时间小节，在每个小节里你都由你那无限的自己陪伴着，而它正在这个地球上寻找一样东西：人类仪器内的自性体认。

在我们的世界里，信息和知识的提供就如同打开盖子的消防栓，四下喷射。每个人都总在告诉你，真理之路是这条或者那条，而这些“道路”却导向了分裂，进而骗局。

在量子片刻中时，你会发现，道路岔口总是指向这2条路中的一条：真实或者不诚实。真实就是涌自**主权性积分态**的生命的呼吸。不诚实则是人类心智系统对知识和信息机械重复，这些知识和信息乱蹦于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电话、电视、书籍、研讨会、电影、音频、电子文档、网站、报纸、人际关系。

要想将自己体认为就存在于此地的**主权性积分态**，并在人类型仪器中表现这种意识，要求你聚焦在自身本地性宇宙——你的身体移动其间的那些生命小节——内的心脏6美德之上，并持续不断地应用它们。体认的关键，就是直接、冷静、真实地评估你的行为，而将心脏6美德应用到那些已然变成自欺、欺人表达的行动中。

量子片刻会帮助你临在于当下，而将你的自性视为观察者，不是藉由评判别人或自己的方式来观察；而是在你整个生命中，都保持**主权性积分态**的那份清醒的评估，并将宽恕与谅解应用到你刚刚进入的小节里。这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7：请从你的（或你所代言的那些存在的）视角谈谈扬升的问题。什么是正确的扬升？你会建议人们如何来看待它，又如何将其容纳进自身的灵性觉知中？

詹姆斯的回答7：要理解扬升就必须理解它的起源。扬升这个概念源自分裂以及连接的缺失。宗教认为，源头或上帝是存在于自性之外的，他存在于某个遥远空间维度，完全隔离于人类境遇之外。人类存在根本配不上上帝，但是在自我启蒙这一块，宗教给予了人类一个信仰的概念。藉由拥有信仰，上帝会降临下来，将你从人类境遇中拯救出来，前提当然是，你拥有信仰并遵守了他的戒律。

扬升不仅伴随宗教而来，也出自秘传灵修这样的源头，秘传灵修认为，人类并不必被动地在信仰上用功，依然可以扬升进源头。换句话说，不用等待上帝来到你跟前，你自己就能到上帝那儿去。人类，在大师的严格指导之下，能够学会如何扬升而获得神性，如何自己成为自己的大师，而作为光的使者去服务于上帝及其宇宙。

宗教和灵修实际上有着同样的观念，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宗教利用被动的信仰，

而灵修途径则利用主动的练习。扬升的基点是思慕自性之外的某个源头，因而，扬升是分裂且连接缺失的。任何源于分裂的基点，都会被拉入人类心智系统的重力场，而迷失在其间的骗局中。

所以，上升并非**主权性积分态**状态的一个面向。正如我之前回答里所写到的，你就在此地，一直都在，也一直将在此地。走到你自己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找到你自己、上帝、光、启蒙或扬升。这样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你就是自足的，如果**主权性积分态**其实一直就是在你之内，那么你到底需要扬升到哪里去？只有体认，没有扬升。就其基点而言，体认懂得，自性在所有生命表达中那无条件的一体、平等、和真实性。而扬升的基点却是：我与我的源头不平等，我的源头在我之外，因此，我必须向它扬升，以便成为一个更能配得上爱与光的更伟大存在。

扬升属于宇宙性老师-学生秩序（的范畴），依然存在于HMS。它界定着一些微妙的自我欺骗面向，不仅迷住了地球的也迷住了交互维度层面的灵性信仰系统。如果你相信自己处于扬升的过程中，那么问自己一些问题：我正在扬升到何处去？我怎么知道那个终点不属于人类心智系统？我那关于扬升的心理画面是基于我自身的经验、还是下载自人类的信息知识系统——换言之，无意识领域？

置于扬升过程中的所有精力、努力、关注、学习，就你自身对**主权性积分态**的体认而言，全都是一种偏离。这就好像，你始终在追求影子而非本体。上升之路一直安卧于——物质或交互维度的——古鲁和大师的帮助之下，据称，他们会支持你去旅行进上帝的光与爱里。沿着这趟旅程，你会看见它是如何地免除了你对这个世界真实境遇的责任，关于饥饿、不平等、强奸、战争、虐待、奴役、疾病、种族歧视、以及其他上百种弊端。这种（责任的）免除就表现在你旅程的方式上。偏离。分裂。

体认**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就是体认到一个人真正的自性（不仅临在于自身，也）临在每个人中。你视人类大家庭的境遇为自己的境遇，也将自己的境遇视为与其他人是一体的。你存在于当下，从事于HMS的御载，因为你明白，这么做时，你正在那完整的、无条件透明进而无条件扩展的人类仪器内召唤着**主权性积分态**意识来显现到地球上。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8：关于你认为自己是其代理人并为之代言的那些存在们的种族，在此我必须承认我也将自己视为这个群体的一员，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了我们的读者，请为那些不了解造翼者资料的人们简要回答下下面的问题：

他们（造翼者）来自什么行星和/或什么时代？

他们在此地有物质性的临在吗？

你自己在地球的当前使命是什么？

在联系上你的同时，他们是否还接触或联系过其他人类

詹姆斯的回答8：自Winmgakers.com网站投放网络以来，差不多刚好十年了。最初的资料是设计来将特定的人活化到**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这种意识状态无法被包含在过去那些灵魂、atma、灵、或anima的语境之下，它必须被重新予以定义，因为灵魂结构是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的一部分（就如问题1所定义的），因而也就是人类心智系统的一部分。

极其少量的人有意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过去十年来，**主权性积分态**是被低调地引入的，以使其暂时放置在造翼者和**理瑞克斯**网站的炉变慢炖（译注：意即在聚焦点之外酝酿）。在现在这个透明的新纪元，**主权性积分态**将被提升到一个鲜亮且易接入的新层次。

我们这些涉入造翼者及**理瑞克斯**的人，被聚焦于去引介主权性积分的意识状态，并提供支持给那些有兴趣来将该意识体认为自性的人。我们认为，人类大家庭是被编了程，才去相信经由这个世界的信息知识系统喂食给他们的那些东西的；我们也相信正是那些系统引发并促成了人类心智系统，以确保个体变得迷失在分裂及连接性缺失中。

至于造翼者起源于哪儿，这并不重要。我们就是你们而你们就是我们。这就是全部答案。地球、人类、加上整个自然界所构成的显化世界，只是“洋葱”的一层而

已。还存在一个由无数层级所构成的交互维度领域——而那些层级里居住着一些生命形式、这些生命形式内又有一些生命形式，那些生命形式内又有一些生命形式。其宽广与错综复杂，无法转译成人类语言。

实存于显化的3维度宇宙的存在，就是人类也只有人类。实存于其他“层级”的存在们都是没有显化到物质领域内的交互维度存在，但无论是人类/物质性的,还是非人类/交互维度性的,所有这些存在都是**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一部分。

接着讲。我完全明白，对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揭示已将他们的HMS拉伸到了那个不安与恐惧的点上。HMS无法轻易抓住这些概念,因为这些是存在于HMS的概念模式之外，然而，你所须要做的全部，就是练习量子暂停，在自己的本地宇宙里应用心脏6美德，透过**主权性积分态**这一量子性临在的眼睛去观察。这量子性的临在存在于你内在深处，它没有任何编程、任何议程、任何欺骗、任何目的。它就单纯只是它自己：在每一次呼吸里表达着一体、平等、和真实，无条件地。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9：那些此时在地球上进行监控、帮助、互动、利用、或操纵的存在们中的主要种族，对于他们所持有的各色议程，如果你有任何相关信息，请尽你最可能地谈谈吧。

詹姆斯的回答9：正如你也许已在我之前的回答里猜测的，存在的数量就其实存性而言是无限的。但是，如果你读得够仔细的话就会发现，我还说到，在这个宇宙中人类是唯一显化在3维度的存在。那些非人类的存在可以运作于3维度显化世界内，但一般而言，他们的身体无法很好的契合于我们的密度，而如果不返回自己原来的密度，他们将会死掉。

那些监狱警卫的议程聚焦在一件事上 :通过将人类心智系统的注意力引导进刺激其感官的娱体场所，而隐藏起监狱围墙的画面。那些易受这种转向的影响的人，过着自己的生活，却完全没由知觉到自己在生活的每一刻都不停撞击着监狱围墙。

那些（对转向）有着不同反应的人，他们的整体导航仪已经被唤醒，而他们就被它所引导着，他们全都正在加深自己对监狱围墙的认识。他们在每一个清醒片刻都感知着那围墙。这么做时，他们不惧怕围墙，不惧怕警卫，也不惧怕警卫所服务的那些人。体认的过程就是在每一次呼吸中持续地感知监狱围墙，以便能一点一点地

拆掉围墙。

监狱内的存在既有人类性的也有交互维度性的 ,而监狱则关系着物质性和交互维度性的各个世界。它包围着这2者。事实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人类在监狱里，死后就冲了出去，而直达那享受天国报偿的启蒙状态。不是这样。你在这个世界所表达的意识，也将伴随你到接下来的维度。任何人类都能够像交互维度实存体那样离开那监狱；记住，平等和一体性并非一种环境状况或振动领域。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0：一个多少相关于问题9的问题，我们有一些证据，是关于目前发生于阿努那奇族内部2派系间的……以及日耳曼民族与小灰人/爬虫族间的冲突的 ;这还包括光明派(译注 :又译先觉者)、各个已然结盟于其中一方的政府……地球的主权国家等之间的冲突。你能就此发表下看法吗？

詹姆斯的回答10：结盟只会形成于秘密精英内部。秘密精英就是摇篮期组织。而精英运作于如下的松散联盟中：摇篮期组织 > 银行系统 > 光明派（先觉者）> 秘密社团 > 全世界政府的领袖。摇篮期组织控制着银行系统，而且其扭动“调节器”的动作非常得隐蔽。余下的全部时间里，银行系统就单纯是作为一种动力，通过它，其他所有的组织和目标得以被控制、消弱、毁灭、或是被容许去壮大。银行就是那集体性系统的第一推动力，就这而言，它对于摇篮期组织去保持隐蔽来说，就算不是必需的也是重要的。

摇篮期最初是设计来为着阿努的返回而将人类领域准备就绪的 ,而阿努正是那最初设计并共同创造出人类族类的阿努那奇族国王。围绕着基督再临这件事的神话，一部分就联系于上面这个前景，因为它被那些了解二次再临之真正意义的人耳语进了宗教教义里。

然而，阿努并没有来，因为游戏已经在种种维度内被改变了。当初的计划是，阿努将于2012年前几年进入我们世界，这将提供给他时间，去为时间之终结、或是大众传媒所谈论的2012，来准备自己的工作人员——摇篮期组织。时间之终结翻译过来就是，人类那被编程的实存状态的终结，亦即人类心智系统的终止——那蒙骗着人类去拒绝将自己的真正本性体认为**主权性积分态**的监狱围墙的倒塌。

时间之终结完全就像一道疾风，扫过平静的海面，而只会吹动那些，帆已展开、并准备好时刻留意风向的船。其他人将如此慌张、如此恐惧，甚至不会留意到风，抑或，就算留意到了，因风而揭示出新方向、新海岸、新的表达生命方式这样的情况也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因为精英聚焦于货币权力格栅，他们视时间终结为自身权利的终结。在这样的认识下，他们正在争夺有利位置，来寻求形成新的关系，以使他们的纪元继续畅通无阻，或者至少，一旦货币权力系统要合并的话，他们希望自己属于幸存者。所以，精英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纷争和多样的状况。

关于时间之终结有着大量的演绎，而正如我在上述意见中所暗示的；和准备就绪的人相比，对于那些受人类心智系统灌输、并完全安适且认同于HMS所描绘的监狱的人来说，时间之终结是完全不同的。对后者而言，时间之终结感觉就像程序中了病毒或出了漏洞。感觉就像宇宙出了故障，而他们正在被吸入到混乱里。对某些人来说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精英，这也包括他们的交互维度盟友，意识到人类程序的终极运算结果是不可知的；那是无法被理解的。其对货币权力格栅——使精英的控制得以永继的生命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但他们知道改变正在步步逼近，也知道这改变是史无前例的剧烈的。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1：请谈谈通灵与遥视者所得信息所起的不同作用，以及预言在我们通往未来的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请谈谈玛雅人、霍皮人、和其他早期民族（例如澳洲土著）预言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揭示或揭秘我们的未来方面有多大的准确度或贴切性。

詹姆斯的回答11：通灵是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GSSC）因而也就是人类心智系统的一个子成分。通灵的起点源于，阿努试图将自己的人格面貌自动化进人类领域，因为他意识到，各维度与显化的人类环境间的通道终将关闭。GSSC就是他将自己的临在性具体化到人类世界中的自动化系统。

通灵最初相当于一种附体，在这过程中，交互维度实存体暂时性地将自己灌注到人类型仪器内，为他们读一些事先准备的文稿，这些实存体通常是决心要通过灵修，或至少是人类大家庭的宗教体系，来将希望、爱、真理、智慧、和宇宙论带给人类的GSSC运作者。

在更近代，通灵已经变得更加机械化，利用植入个体通灵者HMS内的一些预先编程的手稿、音色、姿势、腔调，然后逐字逐句地“广播”为之后的出版物和印刷品，流传于那些共鸣于GSSC并在其中寻求启蒙的人之中。

得承认这些通灵资料有着广泛的手段，它们是宇宙论天才，能够在读者中引发敬畏和近乎即刻的信任。像Urantia之书、与神对话、赛斯、Agartha、爱丽丝.贝利、以及其他数不尽的作品，全都是为人类准备的文本，由维度性实存体在GSSC的指导下所写就，散布来耗尽人类，以确保人类依然满足于分裂和连接性缺失——尽管是在灵性与宇宙论真理的幌子下。

如果认真检视通灵，你会发现，它没有提到**主权性积分态**，沉默的就该是你了。它们谈论着天堂、上帝、天使性存在、地外生命智能、已扬升存在的服务目标、灵魂的扬升过程、道德规范、生活实践、校准于上帝、死后生命、复杂的宇宙性老师-学生秩序。那全是设计来将分裂与满足逐步灌输给寻找者，告诉他们真理就存在于物质层面，因而，他们也就没有必要离开监狱去寻找它了；他们只需要阅读和倾听自己的心智就够了。

遥视则是在开发利用人类心智系统的无意识或联合性场域。在这种意识场域内，遥视者能够接取星光印记，可以是地球的、也可以是HMS所延伸至的任何行星或系统的——而HMS所及之地就被整体地知晓为物质性宇宙。星光印记就像粗糙镜面上的映像，缺乏质地和细节，只有粗略的画面存留下来。遥视中的时间很易变，所以很多时候，在遥视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对象就被时间转移了，而这转移可达数千年。

遥视者也可能会被非物质性显化的更精微维度场所影响。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所得的意象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尽管那看起来是关于物质性的3维度世界的，事实

上却是关于星光层或心理层的。

至于预言，特别是玛雅预言，是非常先进的，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祭司，是人类和阿努那奇族遗传混合的后裔，而这容许他们去理解人类心智系统里的更高阶数学。HMS在其基础层面上是数学复合方程式。我知道这也许看起来不太可能，你相信与否并不重要，我要解释的全部就只是，为了预言能行得通，预设必须存在，而如果预设是存在的，那么数学看起来应该是一个适合的推论，不是吗？

就预言而言，只存在2个重要的主题。一个预言关于**伟大入口**（这是它在造翼者里的名字）的、另一个则关于时间之终结。时间之终结这个预言出自于玛雅人，但如同我之前暗示的，这个预言里存在有阿努那奇族的影响，这是源于2个种族的遗传性混合，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时间之终结这个预言实际上开始于阿特拉斯时代。阿特拉斯领导层里的一个个体对预言有着深具洞察力的理解，如此具有洞见，以至于阿努都知道这个存在。我将称其为Cogniti，就是他，有能力去感知到，更重要的是，回忆起并清晰表达出时间之终结这个预言。这个预言被讲述给了阿努听，而正是这一让人震惊的远景让阿努将天堂封印出了地球之外。

Cogniti的预言说，遥远的未来会出现一个个体，会将地球开启向交互维度层面。那时的地球将不可能再被封印出天堂之外了，因为恢复天堂正是该个体的天命。阿努，对这个预言很不满，而这启发了他去将人类隔离出交互维度层面，另一方面，他又创造出了一些属于HMS的新世界，这些以程序的方式存在于HMS（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内的新世界包括转世结构、死后生命结构，以及星光、心理、灵魂层结构。

Cogiti所描绘的时间之终结预言，是阿努的一个威胁，因为如果他的创造物——人类存在——能够接入各个维度，他们将会知道自己是被编程了的实存体，被蒙蔽了真正的自性。所以正是这个预言招致了GSSC，而这成为了阿努奴役人类的武器库里最复杂的迷宫之一。

第2个预言就是**伟大入口**，而发现这个进入**主权性积分态**维度的入口不与任何单个的个体有关，而是与全体人类有关。那就是整个人类恢复到作为解放于HMS之外的**主权性积分态**的高度，同时又依然以人类仪器的方式显化于地球之上。简言之，就是人类仪器转变成为了**主权性积分态**意识的一种表达工具。

尽管霍皮人和许多其他原住民文化也有很多预言远景，其中大部分都是HMS内的程序，不是完全存在于监狱围墙内，就是共鸣于我刚才提到的HMS无意识领域的那2个主要预言主题的回音。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2：我们的理解是，窥镜技术和其他关于时间入口的ET技术对于行星在进入银道面（译注：银河系所在的平面）的进程中如何幸存下来有某种作用。Majestic（译注：应该是某个民间组织）的丹.布瑞斯所提到的关闭人造星门（来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努力是否有根据——那是否促进了我们行星在银道面的平稳转变？

詹姆斯的回答12：地球的转变不依赖于任何拯救者或技术。记住，人类大家庭、维度性存在、地球、自然界、宇宙，全都合一于平等的基调上（如同造翼者哲学这所描述的那样）。正是因着这种平等性，所以分裂并非是真实的。任何与分裂相关的东西，都存在于骗局或HMS里。

地球一直在以这种平等性引导着自己，而这就是所需要的全部。谈论星门或其他时空操纵技术只会喂食分裂性的骗局。那不过是HMS的一出戏剧。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3：造翼者故事所强调的那个发现，是否可以被视为这个行星的脉轮系统，能被活化来创造出一种必要连接以引发类似昆达里尼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则将把地球从第3维度移向第5维度，从而移至Nibiru轨迹和某种可恶外星机器存在种族的入侵可能性之外。说这是为了逃避大灾难和/或入侵所需要发生的事，是否是一种正确的描述？

詹姆斯回答13：你的解读很有意思，但你提到的意图并不准确。首先，造翼者的7个遗址分别坐落于各个大洲，不是代表7个脉轮，而比较是代表了隐藏在每个文化

里的象征领域。造翼者神话是从**主权性积分态**跨向人类心智系统的一座桥梁，它是被设计来唤醒这样一种兴趣的，那就是，释放掉HMS的那些面具，而代之以**主权性积分态**的身份。这一准备的过程对于每个个体都不同，因为人类型仪器里的每个个体被囚禁在HMS里的程度都是不同的。

我一直在说，造翼者资料是被编码了的，那些编码是被设计来将个体准备好去觉悟到（监狱围墙外的）更深结构，并帮助个体缓和自己那进入**主权性积分态**这一新领域的过程的。**主权性积分态**并不是永远安逸、美丽、自由、无痛苦、极尽物质享乐的领域。相较之下，它比较是一种知觉，知觉到我们全体是如何地与第一源头是一体且平等的，这就造成了我们每个人对监狱及其机能障碍事件产出物的责任。

一个人又怎么能在死亡离开身体后，循游于美丽而激动人心的天堂国度，而任由人类伙伴留在地球上，受难在他们自己毫无察觉的HMS监狱呢？有人会说那是因为业力，说那些可怜的存在就是投生去服务于这种力量的。纵然真是这样，难道就免除了你去支持和帮助自己人类伙伴的责任了吗？记住我们全是一体。我们全都以那联合为第一源头的主权性实存于平等基调之上。

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也发生于全体身上。

当我说到那些毫无察觉地迷失在监狱的人们时，我不只是说受践踏者——那些难民营里挨饿的人，那些有着无法克服的健康困境的人，或者那些身处虐待关系里（名义上是很小部分）的人。不，我正在谈论的，事实上是具体化于地球的所有人类，以及那些已经移进星光或心理层却依旧身处监狱里的实存体。如果你没有将自己体认为**主权性积分态**，你就还是在监狱里的某处。而尽管显而易见，但我还是必须说——那也包括监狱里的警卫和狱长。

接着讲。你所提到的机器人势力（造翼者神话里的Animus）是黑暗势力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它们并不是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代表着人类在现在或未来所面对的一种威胁。

那些一直在挖掘自身意识，使自己的感知深入到了某一点，而能够识别出**主权性**

积分态并体验到它——无论多短暂——的人，他们是必须真诚而直接地表达出这种新状态的人。这是 *Nunti-Sunya*的时代， *Nunti-Sunya*是静止与空无的信使。它是为了终结抑制性而编码的古老术语。“空无”就是**主权性积分态**实存其中的那量子性的临在或状态。

正如我在之前回答中提到的，Nubiru不再是地球的一个威胁了。我们的威胁是人类心智系统及其自我永继的特性。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4：我们有证据表明，阿努那奇族就在此地，和现在的政府一起工作在我们位于火星的基地。你同意这种说法吗？Nibiru是否是一颗装载着负面导向的阿努那奇族的小行星，它是否在引领我们的道路？

詹姆斯的回答14：我同意阿努那奇族就在这里，但他们不是威胁。就如我之前所说的，真正的威胁是人们漠不关心于将自己的世界从HMS重新定位为**主权性积分态**。精英们，在所有层面上，都在将人类注意力引导向那些基于他们需要来建立世界的效果。新世界秩序就存在于现在，而阿努那奇族及其安插的人员已经完全控制了它。无论你给它什么名字，世界的确正在经历一种新的秩序，而在精英分子内部的一些人正在评估大众对这些转变的感知度以及反应。

为了确保人类大众的反抗变得可控，精英利用娱乐、媒体、宗教、政府、和教育系统来降低人类对真正问题的敏感性，将其注意力保持在琐碎和次要的事物上，并始终监控着大众对于受到监控的反应。

你可能觉得这简直是偏执狂，或者你可能会觉得人们太幼稚，轻易就被操控了。只要选择了任何一边，恭喜，你就已活化了自己的极性系统了。问题就在于你是共鸣于人类心智系统，还是**主权性积分态**。如果是后者，那么就容许这共鸣引领着你，去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将你的注意力释放于那些反映或构成HMS的成分之外吧。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5：关于月球基地和火星基地，以及拥有那些基地的各个种族（包括人类），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詹姆斯的回答15：我很抱歉，我的回答听起来会像不断重复的破损录音，但是对你的问题我唯一能肯定地回答的是，月亮上是有基地（其他行星建立于我们太阳系的），那些基地中的很多都没有显化在我们人类的维度。换句话说，就算一个人类能站在这些基地跟前，也感知不到任何东西。这种现象就类似于人们能拍摄到却无法用人类眼睛看到的那些天体。类似的状况是那些能以摄像机拍到却不能被人类眼睛观察到的UFO。

数量巨大的地外生命飞行器（如果还可见的话）都只在非常短的一些时段内可见，因为地球的重力系统将他们的飞行器“拉”进了我们的维度，而使得他们对我们的感官变得可见了。在月球，重力场并不是个问题。

那些基地是由另一些种族——主要是阿努那奇族——发展来作为其观察地和储藏地的。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6：面对磁极翻转或大灾难，Powers-that-Be（译注：应该是某种有巨大权力的组织或群体的名称）在他们建成的地下避难基地里，到底能多大程度地成功幸存下呢？就此你知道些什么呢？

詹姆斯的回答16：地下基地，就算存在，也无法免疫于这场转变之外。如果地球/自然界想要人类全体都感觉到种种量子世界对各个显化世界的挤压的话，将不会有任何地方能避免。举2个例子，地震和洪水，对那些地下设施的破坏，即使不比对地面设施的破坏更大，也会是同等的。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毫无后果地操控地球/自然界的人，将学到他们不相信的东西。

澄清一下，我没有暗示可怕的地球/自然界转变正在逼近或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说，当转变发生时，没有人能豁免于其影响，因为就实存性的所有方面而言，我们都是一体和平等的。精英里有一些人相信自己有豁免权，但他们是如此深地迷失在自己的HMS程序里，以至于被蒙骗和洗脑到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会反弹回自己身上、跟随他们进入下一个维度、紧裹着他们直到他们宽恕与被宽恕。

这种宽恕不是一个《圣经》里的措辞或者宗教里的老生常谈；**主权性积分态**的天

性就是保持不可图及，除非人类表达（HMS）中的个体从内在复活过来，并向自己的本地性宇宙宣告：我再也不了。我再也不是这骗局的一部分了。我再也不为骗局的运作贡献我的能量了。我再也袖手旁观于他人的苦难了。我再也不会动摇于自我怀疑而容许当权者决定我的命运了。我再也不会吮吸精英所给的分心物了。我再也不将行动留到某个未来时间了……行动的时间就在现在。

如果你这么做——不只以话语还以行动——你就会看到一个空间在你的生命里完全敞开来；一种毫无人类润饰与界定的空无与静止。在这一个地方，你能够确立起并散发出那**主权性积分态**的一体、平等、与真实性。这是一种将改变世界的能动主义。而非是由某个组织、党派、军队来改变世界。它们都无法对抗精英。唯有与地球/自然界协调运作的自性，即**主权性积分态**，才能对抗精英，而引导透明与扩展纪元的到来。

当你在自我评估的所有层面（译注：原文为textures，意译为层面）和细节上都表达出真诚与清醒，你就正在吸引来**主权性积分态**那新的行为。任何层面和细节上的真诚和清醒的自我评估都是真正宽恕的标志；它们不是假装圣洁，它们超越了那如同机器般念诵着例行公事的宽恕却满怀罪恶感的信徒的情感投降协议。对于接入**主权性积分态**而言，无论是对货币权力格栅无动于衷、盲目跟从、还是彻底追求，都是一回事。你都会被排除在**主权性积分态**之外。宽恕既是对于你当下处境进行自我评估的有效处方，又是对共鸣于**主权性积分态**的新行为的应用。

在每个片刻都注视自己的生命吧，看看你是以HMS运作，还是正默默完成着切开捆绑自己之绳索的任务。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行动反映了一体、平等、和真实性，那么你就处于与**主权性积分态**的共鸣中。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7：你会将自己看作一个回到现在来帮助这个行星渡过这次转变的时间旅行者吗？你是否会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任何别的伟大老师或世界性人物？

詹姆斯的回答17：如同生活于各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具体化于人类仪器中的人一样，我既是主权独立的自性，又是第一源头。我比一些人更知觉到这种状态，这也是唯

一的区别。我是那些已经被置于监狱外生命的人们中的一员。我并没有带着关于“另一边”的描绘回来，而是带来了被编码的作品、技术、行动系统，这些能帮助人们校准于他们那不可思议的自性，并更为容易地移进那透明与扩展的新纪元。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8 :我们的哲学是 ,隐匿显而易见是明智的…… 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大隐隐于市。你一直选择保持隐而不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匿名的。你能否能解释一下这背后的哲学，你与PTB（即上问中的Power-that-Be）相关的经历，他们对你及你工作的监视，以及未来什么条件或情况会触发你自愿现身。

詹姆斯的回答18 : 我的匿名并非一种躲避Powers that Be的表现。就如你或其他任何人一样，我是个无限的存在。我匿名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让作品以它们自身的力量立起来，而没有人格化或偶像化的效果加入其中，因为我不是一个偶像或人格。此外，Powers that Be是知道我是谁的，如果他们曾想过要找到我的话，他们也是知道怎么去办到的。

我的角色任务 ,就如看起来地那样单纯 ,那就是将**主权性积分态**重新引介给整个人类。**主权性积分态**是一个被编码了的词概念，有着很多很多的层次。一些人将立即共鸣于它所蕴涵的概念 却又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这个词意味着什么。10年前，当通过造翼者网站被引介时，它只被揭示出了一个特定层次。现在，通过这次对话及后续部分，它意义的一个新层次已经被揭示了出来。

主权性积分态是透明化的扩展性存在 独一无二地恰好契合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这个纪元。它是一个入口，藉由它个体能够在无条件的一体、平等、和真实性中经验到第一源头。它既非灵魂或圣灵，也不是上帝。它并不隶属于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它存在于人类心智系统中的这个结构之外。而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去理解**主权性积分态**到底是什么才可能会成为一个挑战，去经验它那截然不同的特性和维度性表达才会需要可观的准备。

主权性积分态存在于监狱之外，虽然这么讲，但由于其无限性的本质，它又包含了监狱。作为一种包含人类身体的固有环境，它近似于你的呼吸，循环于你的人类型仪器内，可是它又依然停驻在空无与静止中那属于它的量子实存性里。我知道关于空无的描述看起来令人不舒服，对一些人而言，甚至有些可怕，但我所说的空无

单纯地就只是幻象——人类心智系统的种种骗局和分裂物——的清空而已。

既然这是你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么在最后，我想补充一点，我知道我对这组问题的回答，或许会在一些人中间引发一种迷失的感觉——或许起初不会这样，但是在几天或者几周以后，你也许就来到了过程中这个点。我想向你保证这是正常的。这种迷失感是释放掉那些将你捆绑在人类心智系统上的东西时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一些东西割断了那些捆绑你的绳索，并宣告你那庞大的、多重生命的信仰是建立于欺骗性程序之上的，要毫无失落感或迷失感地接受这个事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我能告诉你的全部，就是当你感觉自己完全迷路了时——当你因着每个念头和感觉而感到不安时——那么你是非常接近那本初的存在了。让这认知抚慰你吧。就大部分人而言，对于**主权性积分态**的体认正在升起一波一波的高潮，他们就像正在被地剥去各个覆盖层，每个人各自地，这逐渐容许了完全体认的实现，至于这体认可能发生于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时间，则是一件最好留在神秘里的事了。你无法知道它何时到来，但在新纪元里，条件是有利的，进程也正在被诸如量子暂停之类的准备工作所加速着。

请对自己的过程保持耐心。在**理瑞克斯**里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源起点，因为当它发生，你将在人类心智系统之外经验到你自己，你会感觉你的自性重新回到了它的起源处，当然它本来就从未离开过，只是当你正在从人类心智系统转变到**主权性积分态**时，那感觉上就像是一种回归，而除非真相被完全恢复，否则这种回归感只会持续一瞬间。

对你们中那些一直密切关注着造翼者.com、**理瑞克斯**.org、EventTemples.com作品的人而言，你们也许会惊诧，为什么我的回答如此直率，而且是出自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之前作品的几何学。这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新时代了，透明与扩展纪元正在行进中，并且正在冲击着精英们的议程。另一个原因是，Kerry和 Bill所提到的问题，之前从未在任何一个公众论坛中向我问及过，所以，作为结果，这份资料的某些部分，对你而言还是第一次听到。最后一个原因是，揭示出**主权性积分态**的下一个层次是我个人使命的一部分，这就需要去剥落建桥作业中留下的那些原有概念版本所带有的棱角。

你们每个人必须问问自己这些问题：如果大师、上帝、光、地外生命拯救者都并不实存，那么我会是谁？如果在我的世界里我就是这一切，我又会是谁？是时候去负起对于你自己的责任了。复苏吧，去体现你之所是的那一体、平等、和真实性吧，因为你不可能既躲在一个至高存在或大师背后，又真诚地表达出主权性积分的意识状态。

归根到底，为了不被觉察地奴役人类，这个骗局帝国的一切，我称之为监狱的东西，肯定是被创造出来了的。所有这些操作早就被完成了，自从阿努第一次奴役人类以来所完成的所有作业都始终是骗局，因为如果不以这种方式的话，人类永远不会赞同它，而阿努和精英们也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第一源头正在人类大家庭内重新活化它自己，你可能处于忽略的状态，但那并不是遗忘。你从未遗忘。

追加的问题

前面的18个回答由詹姆斯最初提供给卡米洛特项目的，但这些回答引发了一些新问题，而詹姆斯被问到是否愿意回答一些追加的问题来澄清一些目的。下面就是追加的这8个问题：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19：阿努是谁，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何是这样？

詹姆斯的回答19：阿努攀升到阿努那奇族的王位，是因着他的高超智谋和操控性心智，这将他送上了他种族之“拯救者”的位子，他最终将这种情况视为他对于自己各维度创造物的天赋权利。就差不多人类的所有定义而言，阿努就是上帝。

阿努的目的是多重面向的，要下定论很成问题，因为那完全取决于你作评估所依据的时空坐标。在一个坐标，你会说，他的天赋相应地为他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神性，可是在一个不同的坐标，你可能会说他就是撒旦，但事实上，他2者皆是，当然，这是就人类的定义而言的。

在交互维度的实存性层面，实存体或存在是作为第一源头的个别化表达而实存的，那儿有着实存于不同振动密度的存在种族。种族是极端多样的，而就如自然界里一样，那里也存在着一种自然选择过程来确定哪个种族将在众多种族中取得统治地位。阿努那奇族就是上升到顶端的那个存在种族，而他们的国王，阿努，则预见到了这个会将自己弹射至神格的过程。这个故事在无数神话里被以一百种方式讲述过，但是，阿努在这个行星上被膜拜为上帝，则是被那些虽然真诚，却不了解上帝概念之由来的人们。

阿努的目的，就与人类相关的而言，就是创造一种他可以控制的物质性显化的存在种族。而导致他不断追求神格，而被自己的创造物所膜拜，正是他那些创造物的推动，但是他知道，只有他能够将人类的真正本性奴役到一种契合于人类心智系统及其各色子系统的人类仪器中时，这一切才会发生。

成为创造者-上帝的冲动，是阿努那极具天赋的心智里的一个面向，这是他遗传性编码的自然产物，因为这样一来，他才能够出于拯救自己的种族和文明的需要而想象出去成为创造者-上帝。正是出于这种必然的激情，他才开始构着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工人种族。在阿努那奇族开始最初的人类遗传实验时，人类种族正在正常演进中，仅仅几万年之后，人类表达就开始变成了其他交互维度种族最深的迷恋之一了。

这种迷恋创造出关于地外生命的形形色色的神话，说他们就像人类一样生活在其他的行星上，并使用太空飞船访问过地球——一些仁慈、一些就不那么友好了。然而，就如我之前提到的，就其密度与物质性显化的层次而言，人类种族真地是整个宇宙里仅有的一种生命形式类别，而这要归因于阿努所进行的意在设计出各种能被人类心智系统奴役的人类仪器的实验。

阿努是一个观察大师。他理解存在们的本质，因着这种理解，他利用了这种本质去实施控制。他知道，所有存在，其核心本质，都被编码为了服务。服务于所有存在们的一体性，是存在于**主权性积分态**之内的与生俱来的注入物，然而，正如阿努所意识到的，这种服务的固有渴望，也是一个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弱点——所谓开发利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说，存在们能够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篡改成受抑制状态。

关于黄金的神话，也是一个目的，为此阿努显化了这一整个创造物系统，但这也只是表面动机。阿努所追求的是一个更宏大的议程：那就是成为——交互维度和维度性（人类）的——所有存在们的上帝，夺取行星、种族、群体或个体让渡给系统创造者的命运控制权。阿努相信，或者也许是这么辩解的，他仅仅是为人类和交互维度的存在们提供了一种服务上帝的满足感。

来回答你的问题，为什么阿努要这么做？单纯是为了权力，但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与公司CEO或国家总统相关的权力，不，这是一种远达并囊括了全部种族和行星的权力，但这甚至都不是原因。其动机是更微妙的：那就是去奴役**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尽管他知道它比自己更为强大、更有智能、更具知觉。这就是阿努的真正动机——控制那比自己更伟大的。那是一种在我们人类领域无法想象的权力，一旦这种权力被达成，将创造出一种对权力的更大欲望，因而也创造出更为精密的控制系统。

正是这些控制系统，将一个人“叠”到另一个之上，而最终减慢了对于时间的感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使得阿努运作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里。而所在时间的这种不同使他得以移动到了其他种族的前方，并如同一个宇宙玩偶大师般地控制事件的结果。其他种族因而就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因为他们成了事件的承受者而非创造者。他们落在了层出不穷的创造物流出之后，穷于应付，而同时，在某种意义上，阿努却是在前方一千公路处，精心计算着自己的步骤，而其他种族将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遭遇到这些。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0：如果说造翼者是中央族类，而中央族类是创造者诸神或埃洛希姆（译注：原文为Elohim，而非Elohin，后者被翻译成艾洛因），那么RA资料以及后继的通灵，比如Wynn Free和其他声称自己正在通灵埃洛希姆的人，他们是被欺骗而成为了GSSC一部分，还是的确在通灵造翼者或第一源头呢？

詹姆斯的回答20：让我以一种类比来回答你的问题。比如说，我将你带进一间漆黑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一点光，但我意识到房间里存在着一个调节器，而根据经验，我也知道它在哪儿。当我转动调节器，就会从一个点光源里发射出一些光子到房间里，而以我能控制的精确性来聚焦。如果我转动调节器而将光子增加到某种程度，

以至于你开始看见房间里的东西，起初很昏暗，尽管如此，你也许还是会发现这个房间并非黑洞洞空无一物的，相反，一些物件存在于房间里，既使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现在，如果我聚焦光子发射到一个特定物体上，把调节器调得足够高，你大概会发现那是人类灵魂，如果我把仪器调得更大，而将光子以更宽阔的方式扩散开，你或许会看到那如同一个循环系统而注入到人类灵魂中的上帝-圣灵复合体。如果我继续调高调节器，释放更多的光子到房间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东西的存在，远远地存在于远处背景里，就在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之后，尽管这些东西只是被非常模糊的照亮了，看上去很神秘。

位于后方的那些被如此模糊照亮而依旧未知的物体 ,就是**主权性积分态**及其集体性的表达：第一源头。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GSSC）存在于这个房间里，并且是最先被光所照亮的物体，在数千光子所组成的昏暗光线下，GSSC成为了不是被数以百万也是数以千计的灵性探索者所诠释的主题。没人能将它看得足够清楚，从而决定性（无争议）地界定它，因此那些诠释就从一个纪元延续到了下一个纪元。

如果我将光子源指向远处的那些东西 ,调高调节器 ,观看者到时可能就会察觉到，**主权性积分态**并未连接着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而且，GSSC实际上是一些抑制或掩盖**主权性积分态**画面的东西。将光转向**主权性积分态**而又不使GSSC对其的抑制彰显出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GSSC的那些人是被蒙骗或是不诚实的。这只是意味着在**主权性积分态**这一更深刻实相里，GSSC被揭示出来是一种抑制形式，它没有以任何坚实的方式连接上无论是**主权性积分态**还是第一源头。

从GSSC到**主权性积分态**的一些桥梁正在被建造，因为存在着很多在无意识层面知觉到主权性积分状态的个体，而他们正在建构从GSSC到那更深实相的一些桥梁，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桥梁的终极目的地。

现在，具体到你那个问题。通灵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得信息的确切来源。通灵是一种人类心智系统的插入物，其来源的性质可能是陌生的、秘密的、或者捏造的。通灵并不是源于主权性积分状态，也非第一源头，因为源自这2者的信息是无法以

语言和形象来传递的。无论何时只要一看到语言和画面，你就必须明白它们产生于HMS之内，所以，是的，这也包括了问题中提到的那些。

那些设法建造从HMS到主权性积分状态间的桥梁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利用语言、声音、技巧、技术和形象去启发人类存在来拥抱这透明与扩展的新纪元。因为那些“桥梁”是以HMS内的工具来表现的，所以即使当他们试图揭露出“那些房间更深处的物体”时，也只能够揭示其大致外形和轮廓。这些全是转变过程的一部分，但正如我总是说的，准备好抛弃你的信念吧——将它们视为一次性用品吧——因为它们并非**主权性积分态**的附件，因为信仰出自心智，也只是关于心智的。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1：尽管你说并不存在传统意义理解上的扬升，但是你却又说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透明与扩张的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里，集体系统的那些势力会衰落……而**主权性积分态**意识则更为易得。

在这个……我们已经如你所说，抵达了显化生命之金字塔顶端的纪元里，是什么在促发着这场转变呢？在一定程度上，如果HMS是一个延伸至整个已知宇宙或复合宇宙的迷宫或者骗局矩阵……这或许也可以被看成一个游戏，那么，本质上而言，去将我们的真正天性自我体认为**主权性积分态**或第一源头，就是在走出这个游戏/矩阵，而导致了游戏的结束或者导向了一体性吗？

詹姆斯的回答21：扬升并非一种个体的过程，因为个体并未分离于自己的核心本质，他也不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帮助自己重新认识这种本质，亦即我在整个访谈中所提到的**主权性积分态**。个体真正需要的是从人类心智系统的骗局中解脱出来，而所需要的全部，就是在量子暂停——或等同的作业——期间所产生出来并由量子暂停所支持着的那种进化性意识（译注：詹姆斯此处用了“进化”这个词，应该是指人类仪器的进化，从而更好地成为那一直存在的**主权性积分态**的载具）。

透明与扩展纪元背后的原因是多重面向的，但在揭示它的原因之前，让我先说说它的目的，因为它们总是相关的。这个新纪元的目的，就与**主权性积分态**相关的而言，就是知识的渡让，以便人类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开始——藉由其真正的自性表达——过上一种出于**主权性积分态**行动的生活。换句话说，一直固守于这个世界的骗

局，也就是那些掩盖系统，将被逐渐溶化，而由于这个恢弘的过程与个体知识的渡让同步展开，第一源头就能第一次栖息进维度性的各个世界。

这在很多灵性文本中一直被称作“人间天堂”。在**理瑞克斯**里我们则称之为**伟大入口**，尽管精确意义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事件是一样的。

现在，至于其原因，透明与扩展纪元是下述这些的自然结果：**主权性积分态**的本然临在；善意的交互维度存在；地球/自然界在时空方面的转变，在过去数十年中被完全开启的进入交互维度领域的入口。让我分别谈谈。

主权性积分态实存于此地和当下，一种无限的存在掩藏在被一些人称之为有限人类身体-心智系统或有限人类仪器之内。在这种临在性，（准确地说是）量子临在之内，存在着一种为所有生命表达所共享的量子能级连接，正是藉由这种连接，转变——整体的转变——成为了可能。当更多个体性表达校准于第一源头，并以**主权性积分态**流出物的方式贡献出他们的自性表达时；这种全新的意识和能力就会渡让给所有生命。换句话说，量子临在在传播，而一旦进行传播，它就转变了整体。诚然，这是一个过程，会花费很多代的时间，但是现在，它正触及到地球、自然界、人类中的一个临界点。

情况与之类似的（译注：即这个方面也触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是其他的交互维度实存体对遗传操纵系统（GMS）的利用，这些实存体不同于阿努，而有着善意的目的。记住，我在之前访谈中提到过，GMS是一个开放系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他的交互维度存在才会对人类如此感兴趣。举例来说，那些被称为小灰人的存在就是其一。在已知的复合宇宙里，（我们的）人类仪器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他种族才如此着迷于人类的特性和能力。

那些交互维度种族利用太空飞船作为工具，借以穿越各个振动区域。换句话说，他们所穿越的不是空间，不是我们所以为的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为了穿越振动密度，他们才会利用太空飞船。而如果长时间逗留在我们的振动场域，他们将显化出来而对我们的感官变得可见；而如果长时间地显化出来，他们将不能回到自己的维度。这得归因于我们的重力场以及2个实存性区域间的各种微妙区别。

那些交互维度存在中的一些，已经变得显化，并转移进了地下基地里，或者，在某些例子中，他们已经转变了自己的物质性身体来使自己得以合理地融入人类社会。

对人类状态的好奇，是UFO和地外生命的影响和互动所以会存在的根本原因。人类被他们像研究本族一样试验和研究，然而阿努非常清楚其他种族只会研究，不会产生影响。但是，确有一些存在，是不对阿努负责的，他们的运作独立于阿努那奇族及其联盟之外，在这里我正在直接谈及造翼者。

GMS被连接着人类心智系统中的无意识领域。因此，如果对GMS的点对点功能修改（modification vis--vis the GMS），被完成于很小比例的人类里，那么它将会通过无意识或遗传性心智而渡让给整个人类大家庭。造翼者如何利用GMS去开启人类领域与各交互维度间的入口的故事，解释起来需要太多时间，超出了我在此次访谈背景下所能够有的，但还是让我稍微说一下，造翼者调音了GMS内的一些植入物，以使得人类大家庭的一些特定个体能够对解放于GMS印记之外的人类灵魂，重新形成概念，以及在某些例子中，能够直接经验到。

地球/自然界正在经历自身的转变，这是由于它受到了自身与种种新空间能量的共鸣的激发，以及人类状况所导致的它自身觉醒的激发。地球/自然界完全知觉到了人类对地球各领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已经激活了它的防御性或永续战略。当我们自己都对自己的状况基本保持无知的时候，地球/自然界却知觉到了人类心智系统，这或许很难被理解，但却是真的。地球/自然界体认到，人类必须觉醒于自己的真正本质，否则，地球/自然界将注定生活在奴役中，被那些自己都被奴役的人所奴役。

至于人类领域与相关交互维度领域间的那些已经开启的入口，其发生，第一次是在1998年。这些入口就是一些具有揭示性的范例，揭示出阿努是如何利用设计为程序形式的中介性领域创造物，而事实上蒙骗了所有的存在，在这些程序中，正是在这些程序之内，就是那将阿努树为万物上帝的目的。

历史记录里全是人类旅行进天堂而遭遇到天使和大师这样的记述。记述如此之多以至于使其看上去似乎没什么不同的。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在1998年各个入口开启之前，那些旅行进天堂的人，一直是互动于心智领域或/和星光领域。透明与扩展纪

元开始于1998年，并将无限期地延续到遥远的未来，以等待人类及其交互维度盟友。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2：在某种意义上，启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直接体认到我们神性或神圣性的这样一个在东方哲学里广为人知的概念……还是去认识到我们就是、一直都是、也一直将是……上帝或第一源头。

詹姆斯的回答22：阿努在人类存在之内编码了一种寻求启蒙的欲望，同时，他又创造出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来部分地满足了这种寻找。我说“部分”，是因为对大部分人而言，寻找开始于离开一条道路，但紧接着又移进另一条，然后再另一条，然后又另一条。在一生的整个过程中，一般人会寻找许许多多的宗教、科学、超自然、和灵修道路，可是他们还是在继续寻找。这是因为程序已经被编码在人类存在里，而且被HMS所强化着，甚至当教会代表都宣布“天国在内在”时，这些程序都依旧激发着对于个体之外的上帝-圣灵-灵魂的寻找，。

如果你就是人类的创造者，并且你想要保密一个东西，它可以解答关于自性的所有问题，而使得对于真理的任何寻找都变得没有意义，那么你会把这个惊天大秘密藏在哪儿？如果你是聪明的，你大概会就这么直接地将它放在每个人跟前，但同时你也会在你的创造物内植入永无止境的寻找真理的欲望，让他们在书本、演讲、灵性专家、圣人、先知、哲人、灵修技术、僧侣、女巫、古老文本、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印度教静修所、网站、或者其他一百个地方去寻找真理。这就是向每个人隐藏那一切问题之答案的方式，而这恰恰就是阿努所做的。

直接体认、体认自己、或体认上帝这样一些东方概念是我在问题20中所提到的架桥工作的一部分，但除了非常少量的例外，那依旧是通过心智而连接进了对于上帝-圣灵-灵魂复合体的体认。确实存在着一些人，曾经瞥见过**主权性积分态**，但那只是非常小的百分比，在某种程度上，如此少量的百分比是由于东方道路的灵修等级制度已经货币化，而他们也因着借助于老师-学生秩序而趋向于分裂了。

那些已然接入（译注：不同于一瞥）**主权性积分态**的人，可以随自己的意愿重复接入。他们已经接入了HMS及其支流抑制性系统之外的交互维度领域，他们懂得如何为**主权性积分态**的接入来补充燃料，以及相对的，如何去停止为抑制性框架提供

食物。只有非常少量的人类存在做到这些。

如果你去读读查理德.莫里斯.巴克所写的《大宇宙意识》，他提供了一个关于整个历史中一些最伟大灵性探索者的细目，详细叙述了他们是如何被灌注进了一种神秘的、非物质性的光、以及一种众生一体的感觉。事实上在每一个例子中，大宇宙意识的经验都是一种意外的、无可名状的、深奥的、一体于宇宙的感觉，一种持续许多日子并彻底影响了他们余生的感觉。大部分经验了这种大宇宙意识的人，都感觉自己变成了这种遍布他们写作、艺术、和生命工作之能量的一个“信道”。

但那些事件是不可重复的，经验者无法随意愿滑入那天堂般的领域，他们也没有清楚地理解，什么是真实，又是什么维持着整个骗局。这并非那些人类先驱的过错，我仅仅只是指出，那是一种不同（于接入**主权性积分态**）的经验，就我的观点而言，那是一种HMS内的经验。

第一源头不是上帝，不是人类存在所理解的那个上帝，作为一个实存体，独立于你我外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尽管曾经有人（比如阿努）相信自己就是上帝进而假扮了一个。第一源头是遍及整个复合宇宙的**主权性积分态**们的集合，而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源头智能。整个GSSC，就如阿努所构想的那样，是依照下述事实制成的：

. 上帝=第一源头
. 圣灵=源头智能
. 灵魂=**主权性积分态**

但这些概念不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说：“我完成了体认自性因而已经启蒙了”，那他们是启蒙于GSSC吗？或者，他们是那超越了HMS的主权性积分意识状态的一个经验者呢？如果是后者，你将不会发现他们出现在图书循介、演讲发表、学校或静修所开办、巡回演讲，灵修途径创立、收费治疗、或是以自己的经历赚钱、或者宣称自己拥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特殊力量。

阿努想要确保灵修和宗教寻找者都沉溺于他所创造的天堂。就是因着这个原因，去到自己之外寻找才会被如此强效地编码；我们才会感觉到身体与灵魂、灵魂与上

帝的分裂；我们才会紧抓住那基于上帝 - 圣灵 - 灵魂复合体所做出的，关于第一源头、源头智能、**主权性积分态**的稀释且不赋能的版本；我们的思想和祈祷，尽管如此充满期待，却全都说与给了第一源头的那张不一体、不平等于我们的面具。

我们那HMS的燃料，就是愤怒、贪婪、沮丧、易怒、指责、恐惧、怨恨、以及其他所谓的负面情感，其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缺失了一种理解，理解到我们全都是一体和平等的，理解到这个真相（译注：都是一体平等的）就是生命的基础。那些已经冒险进入到**主权性积分态**这片清洁水域的人们，有义务去通过生活于这个世界，却不以它的方式存在，来分享出揭穿面具和骗局的过程，而这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参与HMS的骗局。

这个过程很简单，就是实践量子暂停、心脏6美德、并将这坚持到你的最后一口呼吸。没有任何人需要为此付费。（这个过程，）不存在大师或老师。不存在精通的学校或阶层。没有书要读也没有讲座要听。它既简单又容易。如果共鸣于这个方法，你可以尝试下，看看它对你而言是否感觉自然。而如果你决定不追随它到自己的最后一口呼吸，也将不会有任何人评判你。。。。除了你自己。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3：就哪些方面而言，觉悟到自己是**主权性积分态**，与通过冥想和昆达里尼唤醒而达成的自我体认是不同的呢？还有，关于你在你的资料里所提到的那个呼吸技巧，它与那刺激昆达里尼上升而连接起脉轮从而最终达到启蒙的技巧是不一样的吗？

詹姆斯的回答23：正如你也许已从我之前的回答中推测到的那样，**主权性积分态**，是透明与扩展纪元时期对于人类灵魂的一种重新概念化的表达。这个纪元将会被锚定在**伟大入口**的体验里，而**伟大入口**即是第一源头——自我知觉且联合一体的**主权性积分态**们——的意识存在于地球。我们正在触及的就是这个纪元的海岸线，而之前年代的那些工具、技巧、心理模式、和方法，基本上，就如同计算机时代的算盘，不合时代了。

是的，我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太过直率了。但是是时候去不再过分担心后果及人们的反应而直率和真实了。就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刁难东方灵

性，只是你问到关于昆达里尼的问题，所以我才相应地作出了回答，但我所说的话适用于所有传统方法和心理模式，无论其是何种文化根源的。

昆达里尼是人类仪器中的一个复杂的能量控制系统，其在心智启蒙时达到顶点。它是一种扬升系统，了解如何活化昆达里尼的老师就于此处来帮助学生编排自己的脉轮或能量系统。那么，什么是能量？在**主权性积分态**的那些维度不存在能量。不存在能量的涨落。亦不存在阴-阳能量。能量是一种心智的概念，这样说来，那些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去运作能量的人，这已将你带往了何处呢？

能量实存于HMS里。它完全存在于物质性世界里。它毋庸置疑地是人类仪器的一部分，相反，**主权性积分态**是常量的、知觉的、警醒的、观察敏锐的、鲜活的、无限的，反正看起来多奇特就多奇特，但它就不是能量。它无关于能量。它不需要能量。**主权性积分态**之所以不是实存的就是因为它不是能量。在存在能量之前，**主权性积分态**就存在了。在存在人类心智系统之前，**主权性积分态**就存在了。

你也许要说，“好吧，但练习昆达里尼（或其他传统扬升练习）难道不是可以增进我理解**主权性积分态**的能力吗？”而我的答案将是有所保留的“是”，但只在一定限度内，那就是你欣然释放了你已经学到的（译注：应该特别是指关于这些练习的目标和意义），而确立一个不含有分裂与复杂性的全新基点。一旦你将自己投资进某种精通度评级体系，积累着专门技能，去努力成为一名老师，那么你就处在了迷恋不相关过时物的危险中，尽管我们现在就行进于新纪元里并拥有了我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性，但你的迷恋却可能会变得像藤蔓一样绕住你，压缩你进入新纪元的灵活性。

让我说明白一点吧，一些人相信某个大师能告诉他们一些诸如Deeksha（昆达里尼的相关物）这样的特定字眼，运用这些字眼，会使得他们如同受到磁性吸引般地被拉进启蒙中，对这些人而言，他们是被蒙骗了。如果一些人相信他们藉由读任何书而启蒙了，他们是被蒙骗了。如果一些人相信他们重复一句真言然后就启蒙了，他们是被蒙骗了。

在此我并不是刻意要对着干，但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个行星上的数十亿人都

受蒙骗于他们的灵修、超自然、宗教、甚至是科学训练。尽管他们本身就是真理，他们却练习着那些他们相信将使自己更接近真理的东西，而这些练习只会在知觉与真理间创造出更厚的墙。透明与扩展纪元的全部，都是关于去推倒所有这些墙的。它无关于吸收消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量子暂停无关于昆达里尼抑或者围绕其间的信仰系统。为了向格特鲁德.斯泰因（传奇女作家）致敬，一个人可能会说，一个呼吸技巧就是一个呼吸技巧就（只）是一个呼吸技巧，但那并非我的经验。尽管量子暂停就其核心而言的确是一个呼吸技巧，但它还是一种出离（阿努造）人类仪器去表达主权性积分意识状态的方法。就是因着这个原因，当以（量子呼吸所要求的）适当的基点来完成时，呼吸就成为出离（阿努造）人类仪器的高速公路或出入口。

记住，星光或心智领域就位于（阿努造）人类仪器内，既然它们依旧在人类心智系统内，而且如此具有虚化性和误导性，那么我们就没兴趣游历。量子暂停是一种解脱出人类仪器的方法或过程，它会显示出你那出自文化、家庭、宗教、灵修、物质财富、货币、目的的自我界定和认同，统统都是被编程的，绝非你之真正所是。

对许多人而言，这个过程是一个很难去采纳的道路，但这个过程正是量子暂停被设计要去达成的。自然界界所激活的呼吸，给予人类仪器以生命，人类仪器则在地球这个显化物质实相内给予了**主权性积分态**以生命。这样一来，呼吸就成了一个纽带，而量子暂停则使该纽带得以被哺育、扩展、加强、而变得稳定持久。

同样重要的是去理解，我所提出的每一件事，出于对个体性的考虑，都被处理成了一种框架，而非需要严格遵循的规定技巧。而个体需要负责的，则是去确立属于自己的探索技巧、扩展方法、以及脱离出HMS的新行为。量子暂停是一个框架，而非一个具体的系统。在量子暂停这个网络内（它是遗传性心智的一种类似物），存在着一些方法去加入你的调整、附件、修改、新技巧，而我也鼓励人们去这么做。

关于量子暂停运用的最后一点说明，那了不起的“喔”体验并非一条你正试图去抓取的鱼。你并不是试图去将任何东西吸引过来；你并不是试图去学会新信息或变得博学；你并不是试图去将周围的能量移进自己的身体；你并不是试图去离开自己

的身体；你并不是试图与更高的自己或上帝交谈。运用量子暂停时，你的目的，是推倒那些将你分裂于那你现在就是、一直将是、也从来都是的意识状态的围墙。

卡米洛特的问题24：你是说，体现在基督、佛陀和其他的伟大导师的诸如三昧的体验中的那些过去的启蒙，事实上并没有将他们带入与他们真正本性的真正接触中，并没有超出HMS之外，因而他们并没有逃离HMS这个监狱，而他们也并没有经验到那种将一个人真正本性直接知晓为神或第一源头的状态。

詹姆斯的回答24：那些已经成为诸如基督教和佛教这样的宗教制度之象征性领袖的灵性大师，只是人类的先驱之一。他们是灵性探索者和所在时代与文化的激进分子；并且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深深致力于灵性生活，并将他们艰难获取的智慧灌注给人类。在他们的纪元，藉由冲破控制着他们人类伙伴的那些早前设置的防御工事和分心物，他们来到了监狱（人类心智系统）外围围墙处。

他们确信自己的天命、自己的蓝图，他们是所在时代的楷模。他们的动机是纯粹的，他们为人类生存状况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从而激活了一种指向**主权性积分态**方向的复苏。但是，耶稣和佛陀纪元的人类存在与**主权性积分态**经验之间的距离是不可逾越的。那时的人类仪器并没为这样的互动和经验做好准备。但是无论如何，方向总归是确定了，前方的轨迹总归是展现出来了，后世的灵性探索者所准备的粗略地图也已经被发展出来了。

记住，我们全都是人类经验的（不同）面向，一世接一世的回来，复原着我们在人类心智系统里的教化，然而同时，我们族类的一个或更多的人，穿越进了我们集体监狱的更深区域，返回来写到或说及到那里。他们的观察与体验成为了我们遗传性心智或无意识的一部分，而这对我们族类全体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人类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接取这个意识场域。

但是我们迈向**主权性积分态**的步子是微小的，在某一单次生命的背景下，往往难以辨识出来。我们所生活在的那些纪元限定着我们的自性体验、我们的界定、我们的信念。我们一直在碎步进化的过程中，因为我们受限于遗传性心智、地球/自然界的固有环境、以及与人类互动的交互维度存在。在这一切背后，是第一源头，正是

它娴熟地将人类汲引向它自己，每个个体分别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希望澄清一件事：耶稣、佛陀、老子、穆罕默德、圣.杰曼、或者其它属于自己所在纪元的大师，他们是处于灵性边境上，他们只是深入到了更高心智的区域，而所谓心智，就其自身而言是如此浩瀚，以至于使得物质性宇宙看起来就像沙漠里的一颗沙粒。那个纪元不像现在这个纪元，进入非极性领域的入口在那时是完全无法接近的。没有桥梁可以跨越，没有入口开启并运转着，那真地就是一片没有小路和大道的荒漠。

因此，那些灵性探索者，尽管他们很伟大，尽管他们游历进天国领域非常深入，但——就他们与宗教或灵修产生联系的那一世而言——却几乎都没有触及到我们最高天性的本质。与之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科学领域。看看牛顿，他所在那个纪元最伟大的科学探索者，可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他的框架是有着严重缺陷的。他是被蒙骗了吗？不，他只是基于当时遗传性心智的最高水平运作于他所在的纪元而已。甚至现在，在我们这个纪元，牛顿的贡献都还在被21世纪的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所讨论着。

正如科学不断重新定义着宇宙一样，灵性探索者也在不断界定着上帝 - 圣灵 - 灵魂复合体。在这2个情况中知识的层集都是近乎无限的，而在其核心，存在着一些8度音阶的数学肖似物，但人类甚至尚未猜想到了，更别说去发现了。所以，如果任何人认为，我是视人类的灵性或科学探索者的成就与贡献为缺陷或受骗，他们有这样的看法都只是由于没有理解更大的时间背景，也没用理解我们正在共同地——从科学和灵性领域——“剥离”的那“洋葱”的深厚。

卡米洛特项目的问题25：（你所说的）这种体认与佛陀、耶稣、或其他在人类大家庭中被广泛承认的大师所达成的体认有何不同呢？说一个人是**主权性积分态**因而也就是第一源头，是否就等同于说一个人是上帝而且是洞悉一切的或者说是存在于一体性之中的？

詹姆斯的回答25：既然在之前的回答中我已经从较为传统的几何学回答过这个问题，那么这次，我将为你的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角度。

一切都实存于，你的静止、毫无目的、和空无里。可是，这不恰恰正是人类存在最恐惧的事吗？在你之所是的那个绝对中心处，空无存在其中，难道你不恐惧这一点吗？要说这就是恐惧的源起，大概是准确的吧。你难道不觉得这是一种讽刺吗：**主权性积分态**，那个能最清楚界定你的，却被你所恐惧着。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害怕你之所是的那空空虚无？为什么你会拒绝从自己人类仪器的入口看进去，拒绝在没有心智出席的情况下去感知？

这恰恰就是人类存在沉溺于灵性宣传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所实存其上的那个静止点，因为他们已经被自己的HMS所编程，而将一件事作为真理接受下来，那就是：空无——不是死亡就是没有实存性。所以，他们才寻求美丽、和谐、更高世界的灵性远景、平和与爱的属性、天使性临在、一体且美妙的经验，但是，他们不想穿越那通往空无的大门，进入空无中，因为空无就是心智的死亡，心智的不存在。而心智则已经被他们完全相信为就是自己了。

我不是暗示耶稣或佛陀不具有这样的洞见。无疑地他们过去就有，现在也有。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藉由遗传性心智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的洞见，但是，在以人类形式走过这个行星的人之中，只有非常非常少量的人是基于体验而非单是基于那出自遗传性心智的抽象语言或象征而达成这一洞见的。耶稣显化到地球来教导他那个纪元的人类：死亡不是真的；上帝不在彼岸，而在个体里面——每一个个体就其固有身份而言都是平等的；人类种族是货币权力格栅奴役下的牺牲品，除非人类能复苏其灵性本性的自我表达，否则，它会始终都是权力手中的木偶。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自始以来，**主权性积分态**的洞见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纪元的反映（译注：意即它始终如一地都是透明与扩展的）。作为最初的存在，主权性存在们创造出一种心智——一种分裂得以发生的容器——从那一刻开始，个体性诞生了。很多兆很多兆年以前，披上心智的主权性存在们，创造了我们所知的这个宇宙。他们创造了较高心智的各个维度，而这种心智创造物（高心智维度）逐渐显化出了较低心智的种种创造物。正是在较低心智的振动场内，主权性存在们开始丢失了他们实存为最初存在的记忆。、

他们总是看着创造物的诸世界纳闷：“谁创造了这个宇宙？谁存在于这显化的、不可思议的世界背后？”可是，主权性存在们却从未想到过，正是他们自己创造了这个宇宙，而自然界本身完完全全就是对于他们的反映。因此，这些主权性存在们开始创造出一个上帝——或某种超我性存在的概念——来作为创造物背后的那个人。上帝是遍及整个复合宇宙的自然界万物的创造者，而主权性存在们于是就变得力量渐失，他们对自然界负有责任的感觉也一并被减弱了。

分离于我们之外的上帝这个概念，就这么产生了。当主权性存在们分成了不同的交互维度存在种族，他们发展出了近乎无限多样的创造物；其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藉由象征与故事片段而被知晓为了人类（译注：意即人类这样的身份认同是因为象征和故事积累起来的）；而且就算他们能回记起来，也再也不相信这些象征与故事中的大部分了，因为理性化的心智已经将这些故事全部倒进了神话这个字纸篓里。然后，阿努的祖先（译注：应该是造翼者）出现了，而人类仪器这样的创造物就源于他们。尽管相较于当今人类，当时的人类仪器显得粗糙，但无论如何，那个纪元的人类仪器被出色地构想了出来。

当阿努开始创造该人类仪器的下一步进化时，他发现，主权性存在们对于自己的源起已经遗忘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将创造性交付给了某个超我存在。这些被知晓为阿特拉斯人的、当时一直是交互维度存在的主权性存在们，对于去为阿努所创造的人类仪器提供能量而言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阿特拉斯人，尽管有着非凡的灵性力量，并对欺骗完全没经验。我要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值得记录的主题：聚焦的灵性常常最容易被操纵，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信任天性。

阿特拉斯人，因着阿努的欺骗，被引诱去栖息于（阿努所制造的）人类仪器内，于是主权性存在就变成了人类。然而，并非所有阿特拉斯人都被捕获而屈从于了人类奴役的过程，一些人预见到了阿努所实施的人类计划的后果，而逃进了地球上的一个维度性“口袋”里，这个“口袋”就在今天所说的大西洋的深处。

这些阿特拉斯人在后来的神话术语中被知晓为埃洛希姆或Shining Ones，而他们就等同于我们今天所知晓的造翼者。自从数百万年前，人类大家庭最初的脚印踏

上这个被称为地球的稠密行星开始（译注：正是穿上阿努造人类仪器，人类才得以登陆了3维度地球），这些存在就一直在观察着人类。他们一直都是人类善意的后盾，因为他们就是人类，只是他们没有HMS的各个程序和系统，或者说，他们没有那种会使人类仪器内的主权性存在们分心和偏离从而无法体认到自身临在性的（阿努造）人类仪器。

主权性是如何临在的呢？主权性就临在于将生命带给人类仪器的每一次呼吸中。主权性的临在的就存在于呼吸里。在**理瑞克斯**里有一种说法：你不是在自己的呼吸中，就是在自己的心智里。我完全能理解，这对人类心智系统而言是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无论如何，主权性就存在于生命和自然界的交叉点上，那，就是呼吸。

造翼者并非那实存于人类心智系统各个维度内的指导灵、天使、扬升大师、或诸神。他们存在于更高心智（译注：HMS在较低心智场）的那些交互维度场域里，他们就像人类大家庭里的睿智长者，提供了**主权性积分态**和**伟大入口**这样的范式。他们完全地聚焦在这2个范式上，因为从那里能产生一种基点，能使个体去溶解那些使得一体性、平等性、真实性对个体变得隐而不现的程序。

造翼者创造了“**主权性积分态**”这个词，来编码进了这样一个内涵：实存于个体呼吸所流经的那些生化路径上的东西，远不只是情感与思想回路所构成的物质性身体而已。最伟大的那些灵性探索者体认到了这点，并且完全明白，人类灵魂在每个纪元都总是在被重新界定着，而尽管人类灵魂总是显得在改变，但却始终如一地同时知觉着那无限的与有限的，真实的与虚妄的。

读完这访谈离开时，任何人都可能会感觉到一种存在性的氛围已经被放置到了自己周围。他们那关于上帝、圣灵、灵魂、和任何相关物的概念，那些他们一直被教导或被规定去相信的概念，已经受到了挑战。甚至那些一直全身心追随造翼者资料的人都会发现，在这次揭示中我已经多少改变了资料的立足点。

如果你曾经冒险去过某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一个文化上完全异于你自己文化的地方，当你乘上飞机，抵达目的地，你会彻底意识到，自己对这个文化真地完全没有经验，无论你之前曾经如何研究过它。当你到达宾馆时，你依旧处于这种文化

之外，即使你可能在动植物、建筑风格、街上行人方面发现了种种不同，但依旧地，你还是作为一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而处于该文化之外。

只有当你学会了人们的语言，在他们自己的处所——住宅、商店、咖啡厅、体育场、学校、教堂——结识了他们，你才算真正开始理解这个文化了。这就很类似于GSSC与**主权性积分态**间的架桥作业。没有比**主权性积分态**的语言和栖息地更奇异、更不寻常的东西了，而且你越深入游历进这片土地，它看起来就会越奇异。

如果我在1998年就揭示出这里所说的一切，那么甚至10年后的今天，那桥梁也可能只会传送过很少量的人。桥看起去会是摇摇晃晃和危险的，不适合穿越，很多好奇的或被吸引的人，可能会被告知别去穿越，因为它实在太过奇特了。所以，桥是构建来结识生活在桥附近并多少信任桥的那些人们的。那些共鸣于某些关键的词汇和定义、共鸣于诗歌的某个成分、共鸣于音乐、或美术的人；他们会发现某种给予他们连接感、好奇感的质地或结构，而这就足够将他们带上那桥了。

借用我上面的隐喻，他们现在降落到“机场”了。他们正从机座上看着**主权性积分态**这片奇异的土地，透过一扇小小的玻璃窗看着一个广阔的新世界。记住，当你走出飞机，基点，就是你的呼吸、你的心、以及心的那智慧性的美德，因为，这不是一个语言胜过呼吸和美德自性表达的地方。就这么简单。

我知道，对读这到访谈的人而言，会有上百个问题困扰他们，或许还有2、3个在此时是真正要紧的，但是对更多信息和知识的渴望是HMS的一种巨大的瘾。我想建议你们将自己的注意力，从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上转移开，而将其分配到将心脏美德应用于你那本地性复合宇宙内的自己和别人上面，然后就只是单纯地倾听自己的呼吸，每当你将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呼吸，就更近地倾向于了你内在的存在性，它就位于你实存的最中心点。去感觉这种结合的加强吧，并且确信，任何已被或将被置于你（这2部分）之间的墙，都将被推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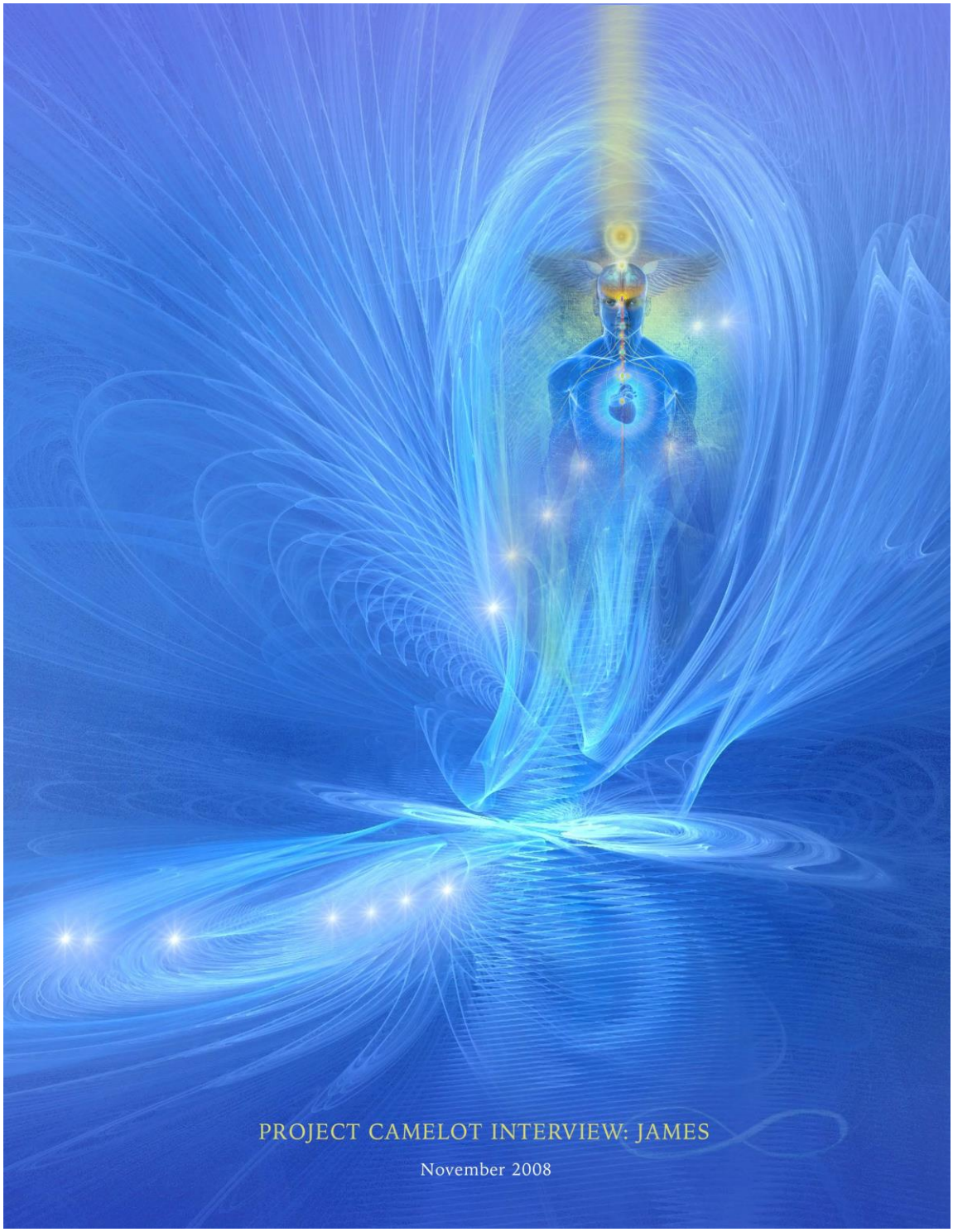
如果你的焦点放在这里，你将找到通往每一件事的入口，包括**主权性积分态**的语言，再度觉醒于你内里那**主权性积分态**文化的方式，以及生活于它栖息地里的方式。

这是透明与扩展的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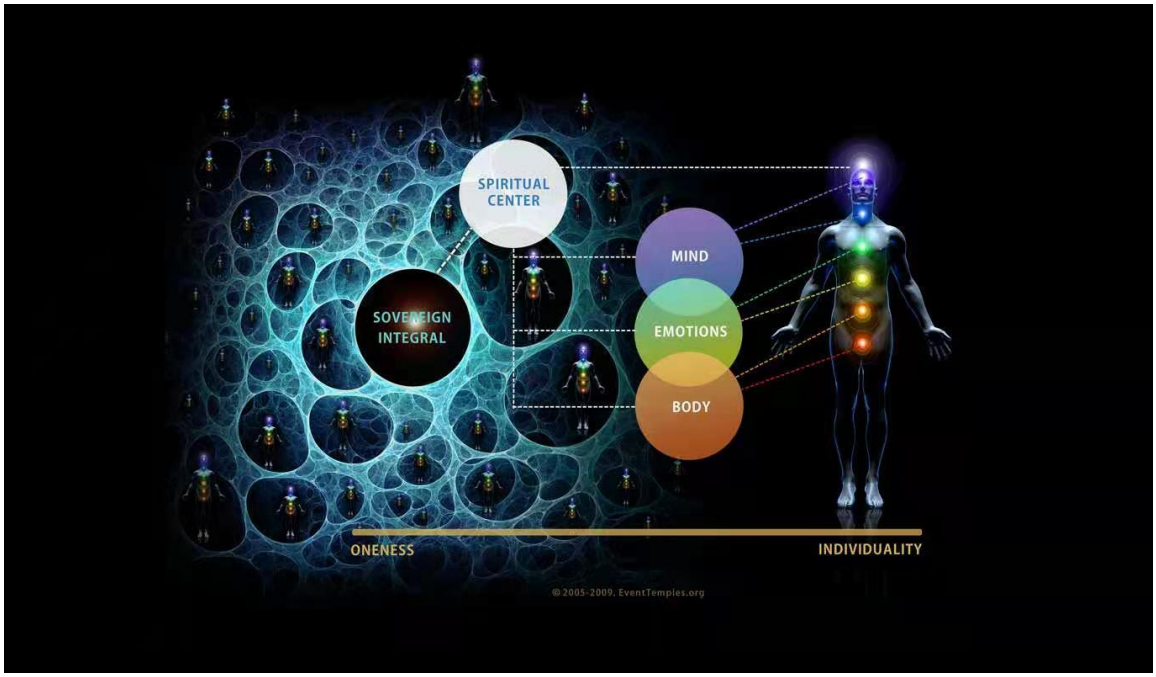
Nunti-Sunya

从我心脏到你的

詹姆斯



PROJECT CAMELOT INTERVIEW: JAMES

November 2008

下面2张是文中提到的主权性积分态网站的图：蓝人图为主图，隐藏图隐藏在蓝人心脏的那个小点处。